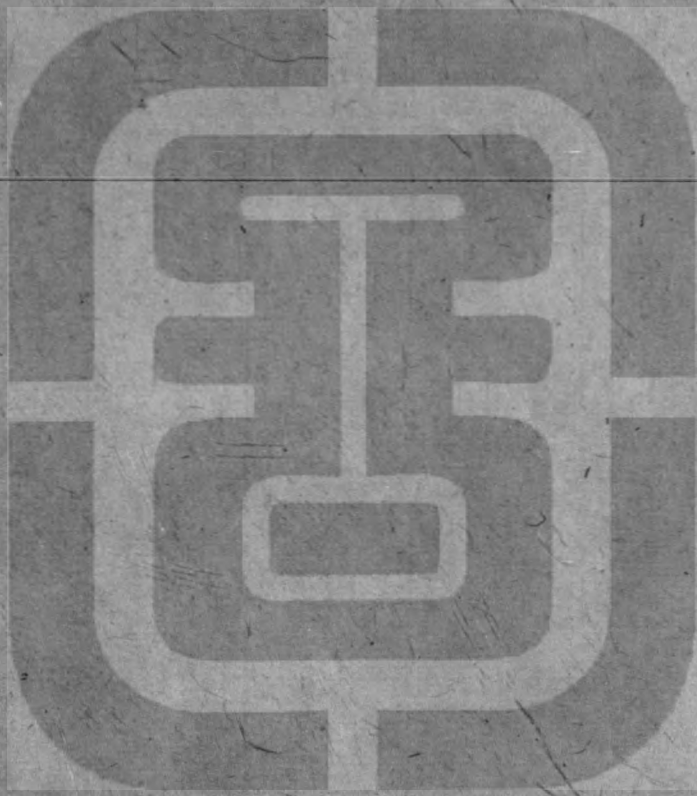


五
11



清苑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志論

時來敏曰蘭亭往矣百世下覽右軍一記如行山陰道上想見其茂林修竹曲水流觴佳致地以文傳洵哉而或有不傳者則文之工拙異也余志藝文惟擇其切于一方之名物與一方之風教者錄之而文之工拙可勿論若夫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巧而無關于邑之山川名勝雖月露連篇風雲累牘亦不敢濫觴以貽梨棗之災作藝文志



清苑縣卷之十一

藝文志

賦

橫翠樓賦

劉因 元人

金臺雄壯甲天下而山水人物為最也其西北有峯望之
巖然而立巍然而高琅然而秀者郎山也其西四十里有
泉穴城而來流分而派衍環乎市井之間為一時之偉觀
者鷄水也水之上又多樓亭臺榭之美而宏麗特出俯瞰
閭閻騁懷遊目足以極登臨之勝槩者橫翠樓也樓之上

飄輕裾曳長袖解劍指麋醜酒臨江養胸中之天地游物
外之文章爲燕南文物之冠冕者樓之主人也主人觴於
斯詠於斯會賓客於斯見千巖萬壑盤紆拂鬱而坐致乎
几案間故樂而名之曰樓翠樓然而樂其所以樂者非直
爲景物役也將以取山水之秀而助其氣也若夫峩峩業
律刻削峯巒混涵天地呼吸萬壑斬絕峻拔嶷嶷然有可
望而畏之者與秋色而相高也雲開日朗雨霽虹銷巖巖
灑灑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喜而玩之者朝來之爽氣
也霜露旣下木葉盡脫水窮霞盡天高鷺飛微微螺髻隱

隱蛾眉者天寒而宜遠也日上壁而乘彩月上軒而飛光
開簾狂筇把酒而觴者翠屏之晚對也朝暉夕陰煙容雨
態如萬物之供四時而無窮也由是觀之主人氣象巍然
襟韻磊落靈臺洞月玉骨橫秋飄飄然有凌雲之風者殆
不偶然也燕趙諸公多以歌詩道其美記之者有陵川之
雄文詠之者有木菴之絕唱前人之述作已備主人復以
文命僕僕輒不自揆拾人之滯穗句人之殘箸亦爲之賦
而贅之於後其辭曰丙寅之秋七月與主人相携登於橫
翠之樓覽斯宇之所處極滄溟之盡頭地連西鄙雄冠中

州星分箕尾州別冀幽控鴈門之紫塞引鷄距之清流倚
太行之岩觀接易水之長洲有如陰雲慘慘晦日冥冥林
巒失色壘壑潛形或風雨驟至洶然如半夜之潮生或波
濤怒捲湧然如萬馬之軍聲使人魂飛膽慄心折骨驚悵
然失視悚然忘形怛惻於僚慄兮而若有遠行者乎又如
雲開山色雨沐秋容天光接塞水影涵空浮一天之灝氣
快千里之雄風使人邁飛逸興浩發吟魂如登太山漂崑
崙有可挾日日而薄風雲者乎又如騁出岫之白雲傲橫
空之素靄揖列壑之青嵐訪攢風之翠黛窮島嶼之縈迴
觀宇宙之宏大吞燕趙之精英吸乾坤之沆瀣發胸次之
瑰琦豁中襟之芥蒂其亦有思乎古人之登高而弔古傷
時而感慨也若乃太行之英郎山之靈開袖幌闢巖扃收
霧幃列雲屏供詩情於晚照貢圖畫於新晴於時吾與子
詠春風於舞雩濯塵纓於滄浪來登斯樓終日徜徉歌紫
芝之曲酌明月之觴渺天地於一粒隨造化而翱翔覩萬
代於咫尺順四時而行藏下視萬物杳焉如千里之毫芒
然後囂囂然洋洋然庶乎可以與天下俱忘者矣

登保定城賦

趙 訥 員外

戊申改歲時屬良春趙子登保定之城而有感焉乃作賦
曰陟彼重城擣攬蒼芒山川曠杳道路悠長惟時春風扇
和旭日載陽浮雲乍舉野鳥爭翔紛草木而向榮迴市井
而搶攘慨形聲之萬狀感變態之相將景物無際情亦難
量爾其股肱天府密邇邦畿紅日今天表彤雲兮禁闔金
闕兮鍾曉樓外兮鳥飛干官雲進僊伏咸依幸風雲之嘉
會觀日月之光輝栢梁宴賦咫尺天威恩波如許感此寒
微懷帝闈兮不遠悵孤忠兮曷歸旣迺西望太行雲山悠
悠憶昔辭家仗劍遠遊有懷忠藎獻策皇州悲白壁兮難售

附青雲兮無由顧山河兮誰賞思結蘭兮貽羞窮途兮未
返羈旅兮淹留承歡兮千里觀風兮燕幽悼骨肉之無倚
懷良朋而夷猶斯乃欲歸而自得抑何岐路而心愁若夫
諸省南來輻輳神京風塵道路隔阻千城冠蓋相望征夫
縱橫或賈而利或士而名寒暑兮風雨商旅兮猶行險阻
兮憂虞懷役兮無寧嗟人生之幾何乃擾攘而營營飲河
兮滿腹雖刀兮苦爭晝旣勞而不息宵有懷兮不瞑子旣
旁觀而太息忽亦思往而沾纓擬稅駕兮山林遺世管兮
忘情至如地臨豐邑俗傳古燕表裏八郡王化攸先悲歌

慷慨在昔稱賢人懷瑰琦絃誦相連參差今屋舍繚繞兮
川原樓臺兮歌舞雞犬兮人煙西山秀兮群峙河交流兮
城邊覽勝地兮當明世披春風兮草芊芊忽懷鄉兮長嘆
悵何日兮歸田信茲美而非吾土獨登覽而心凄然乃惟
地據上游屏翰京華開闢兮當碩鎮北控兮鞏三關連百
萬兮虎視合四海兮爲家柰何世平民玩風習驕奢不戒
苞桑乃或矜夸戎馬外橫劔戟如麻軍儲內運民有咨嗟
藩籬兮自徹非類兮萌芽壯猷兮何人徒大燾兮高牙喙
書生兮爲國憂發浩嘆兮望平沙立奇功兮思班君頌平
遠兮楊休嘉嗟呼人生百年宇宙無窮事業云何獨爾飄蓬
聊舒望於雉堞眇中心之誰通臨春暉而延佇懷古人之
長風乃長嘯而高歌爰超然以從容歌曰春風和兮堊煙
浮山鳥鳴兮川水流登高臺兮賦壯游世事薺芥兮何足
憂造物與俱兮忘所謀若乃一時光景有我情懷非不足
以自適竟憧憧於往來美彼達之大觀等變化於塵埃同
彼我於一視與逍遙於春臺

記

清慎堂記

劉吉修撰

建寧吳君宗慶博雅士也景泰初拜保定清苑縣令不一
年政通人和百廢漸舉君乃大修孔子廟庭及學宮事竣
因以餘材構一堂於廳之後以爲退食之所題曰清慎或
曰清慎能官之美名以此名堂將自侈其能乎抑將以自
警乎君曰我非自侈也欲得此以常接乎目每警乎心以
求無負朝廷任使之意耳自是政暇必燕坐其間觀書論
理道以求所未至旣而庶以持已敬以臨事在位幾九載
始終不渝如一日然上下之人咸以清慎稱之是果能踐
其言而有所獲矣語云有志者事竟成於君信然君將滿
三考自喜初心之不負而且恐斯堂爲陳迹於是走書京
師屬其邑鄉進士崔君廷振徵予言以記之嗚呼君可謂
不先事以要名不後事而遺實者也其持已誠篤立心忠
厚爲何如予曷敢以不敏辭夫清以守爲先慎以畏爲本
二者可兼有而不可偏廢故清而不慎則未免忽畧於事
而清不純慎而不清則未免沉溺於物而清自敗古者嘗
以真清詐清覈吏欲人之自擇也以執慎名官欲人之自
警也曰清曰慎得無所自與吳君以此名堂而身克盡之
可謂能擇能守以成其名者矣使繼吳而令者亦以此自

任而盡之則斯堂之名又豈能舍之而不歸乎吳君徵言
之意卽楚子文之意予故撮而記之俾後覽者而觀感興
起焉

順天府新修孔子廟碑

郝經 學士

天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天天垂象萬物本焉孔子立
德萬世師焉故天極其神孔子極其聖郊祀天廟祀孔子
禮冠百神宐矣按漢史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孔
子之廟祀於戰國先秦尚矣至高帝始以帝王親祀焉於
是孔子之道尊與天同繇漢以來載在祀典以及於今自

京師郡國州縣皆爲王廟自天子大臣方伯守令皆師而
祀之封爵爲王象設南面被袞冕服登龍禮秩一如天子
諸弟子爵爲公侯各以服章配享禮秩一如諸侯敷天之
下祀事之盛無與侔也夫人之尊莫尊於帝神之尊莫於
天帝王受命有天下郊祀之際則以其祖配天蒸嘗禘禘
則於廟然止一代一姓而已秦不祀周漢不祀秦孔子無
土不王未嘗受命以一儒者歷代祀之配天不已然後知
道之尊有甚於位乃以萬世爲土焉順天故清苑縣置於
隋唐間爲鄭州屬邑宋初置保塞軍以其趙氏之故家在

焉故縣北沛登陞爲州曰保國朝奄有中夏令萬戶張公
柔自滿城建牙於保開斥土宇西盡常山東出瀛博南踰
滹沱北負涿易自爲一道統城世仍爲河南諸道詔錫名
曰順天開大率府焉初州之廟學在保塞故堙之北及公
開府則夾兩闌闐囂塵全闕殆非清廟居神之所且文廟
宜在文明之地在辰在巳遂於東南得爽塏地謀遷神居
鳩工賦役殿廡一新講肄之舍庖藏之所游息之地比次
具舉高廣其舊幾於倍蓰歲戊午告成迎神於新廟仲春
上下釋奠以落之公之嗣子弘畧攝領率府而被服如諸

生尊禮先輩向學事師甚謹而文請於經以石其事經爲
之言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孔
子而稱堯猶曰大哉蕩蕩乎無能名矧以衆人而稱聖
人哉得聖人之道者則有顏淵氏傳聖人之道者則有子
思氏述聖人之道者則有孟軻氏尊聖人之道者則有韓
愈氏贊聖人之道者則有邵雍氏經何人也敢置言於聖
人之前哉姑推本聖人之道所以廟食而配天之所自以
序其事然非經之私言聖人之所自道也曰天生德於予
桓魋其如予何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每以

天自處故生則代天爲言沒則配天廟享堯仁如天孔子道如天昭布森列萬世一天洋洋乎其上下可畏也爲之詩以歌詠聖人之門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開必先先生夫子金口木舌代天爲言六經垂世道同夫天皇帝王霸氣數是會集聖而成所以爲大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三綱五常所以爲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教爲位以德爲土彼天吾仁彼君吾師建極立心萬古是資天子北面廟食帝享泰山梁木萬世是仰燕趙之交保爲之衝今同齊魯歸如新宮矯矯虎臣文武兼備顧祇兢兢敢儒爲戲小子作頌敬揚休風對之廟門道在乎中

新建宣聖廟記

劉 鉉 祭酒

聖人之道造化猶賴其輔相况立於兩間者乎吾夫子之教使天下後世皆不失其範者其恩德廣大侔乎覆載雖匹夫匹婦猶能知之而圖報之况爲國大臣爲邑父母與夫遊聖人之門者乎保定清苑縣學之文廟舊置於路之東廟之後永樂初爲大寧都司保定五衛卒所寓日以侵毀兩廡遂傾右僉都御史大梁祝公暹嘗祇謁廟下顧其頽敝而興嘆曰是可不振乎大尹建安吳公崇慶旣聞命

乃倡於衆曰學所以養賢廟所以致報非特有司之首務實邑人之所倚賴今若是何以妥靈致虔願共新之由是致仕憲副趙公敬僉憲李公絃同知滑公恭合辭言曰吾等成自學校可忘所自乎共輸材木二千餘瓦甍及所需者咸備其不足者太守傅公霖捐俸足之十日鳩工以其地不麗於學遂撤其舊徙構於明倫堂前立殿五間兩廡二十四間戟門靈星門各三門規制加舊聖賢象設凜乎儼乎地甃砥平繚垣周固用有方而不費力以時而不勞經始於景泰二年四月庚申落成於天順元年正月丙戌而僉事公請余記之嗚呼學爲衆才之所聚廟爲衆心之所歸因其歸而各思聖人之教所以成吾者皆出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爲數聖人者其去雖遠其不遠者賴吾夫子著之六經誦而習之講而明之求其所以然盡其所當然使臣而無愧於忠子而無愧於孝凡立乎其身者皆無愧於教是則其所以爲報者有在矣豈特用牲牢致其誠於盥薦之頃者哉

重修儒學記

劉恩

文廟儒學建自洪武已有廟界學之東衢景泰壬申建寧

吳宗慶遷諸學之前方學薄於廟之北門僻於廟之右故
窺門者不覩其堂升堂者磬折而入屈曲隘陋執儀弗式
逮成化戊子萃亭陳獻始皆重修之嗣是無復修焉欽棟
顏垣凜然就壓聖賢何以妥其靈生儒何以肄其業矧敬
一箴文又我聖天子心學睿藻頒示學宮者也刻在門中
棲庇未設尤非所以珍謨訓昭誦服爾興廢舉墜尚皆可
緩耶邑博祝子廣主茲教事寔用弗寧以建寧萃亭皆邑
宰也乃亦列牘於邑今宰李子廷寶復以請於郡郡伯汪
公堅樂爲之郡同張公謙郡判韓公贊汪公瑋郡推安公
宅又相與贊之復請於中丞劉公夔公可其請而董視厥
役則邑丞何子叙職其勞矣乃傭善工乃市良材斲瓦黝
聖罔不旣備廟仍故址輪奐是圖學則貿民隙地撤其舊
而西之特又爲亭以居箴石執事有恪漸以就緒今郡伯
陳公軻屨任三日祇謁廟庭環視學宇因缺坤隅謂非完
美論地償值域方中矩矣今郡同饒公思聰郡判劉公格
尋以繼至意見甚慝由是廟貌巖巖堂位噲噲齋廡翼翼
亭構屹屹屏宇維新號舍孔固門路基礎如矢斯直如砥
斯平俎豆生輝衣冠增氣進修之意兢兢如也疊疊如也

諸君子欽崇聖哲鼓舞道化猗歟休哉工始於嘉靖丁酉
孟春訖於戊戌仲夏凡十五閱月矣初會官帑二百有五
十緡今始以千計則皆郡邑諸公處足之歲久弊極勤工
侈財勢則然耳祝與今司訓邵子世祿霍子東陽暨諸生
冉語輩屬恩為文以彰作興之盛美併以記歲月思拱而
言曰諸君子興起斯文文士翕然歸仁矣予復何言若歲
月則誠不可勿記焉蓋廟學修矣歲月記矣他日有位踵
武而來釋奠之餘拂石觀文及於歲月將惕然感曰此某
歲月記修廟學文也今又幾歲月矣厥繪事得無有漫漶

風雨者乎于是乎采而飭之厥陶事得無有罅漏於鳥鼠
者乎于是乎葺而完之厥規制器具又得無有經畫未盡
而尚有待焉者乎于是乎增置而備之庶乎目接心警即
舊為新財力弗艱而宮墻不朽也歲月可勿記乎哉雖然
予又因是重有感焉邈自在昔建學遷廟亦既有文記歲
月矣然學至百年廟幾二十載始一修之茲又越七十餘
年僅再舉焉其間諸政皆不遑及則未觀文興感焉爾今
雖文石以記歲月他日或亦過之而不顧觀之而不感歲
月徂征忽又歷數十稔而工匠不至茲廟學也欲肅然壯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十三
觀常如今日而不復圯毀之甚庀治之難無是理矣文亦
焉能爲有無哉然則歲月雖不必記亦可也後之君子寧
能無感於斯嘉靖戊戌冬十月記

重修清苑縣學記

高 燿 尚書

保定屬縣曰清苑故有廟學歷洪武永樂成化間雖嘗修
葺率仍簡陋迨嘉靖十六年以來知縣李君廷寶知府余
君錡相繼增修稍加改作然猶循舊址隘而弗闔邇衢室
譁而弗靜而櫺星門尊經閣尤爲缺略迄今四十一年歲
久圯敝知縣段君繡請於先任知府嚴君清申之撫臺計

料修飭明年沈君應乾來守此邦詣學官顧瞻嘆曰廟學
王政之本清苑尤畿輔首善之地是可以妥靈業士哉擴
而新之吾有司責也卽以請於巡撫張公師載巡按孫公
丕揚督學徐公爌咸報可乃命鳩材庀工諏日飭事維時
僚佐同知李君宋通判李君一鵬推官王君謨心志克協
贊理咸勤購民間地拓之東西北三隅廣得七餘丈深得
四十餘丈委典史陶機專督其工文廟遷於舊基之北巍
然崇燁然麗也東西兩廡森列煥乎翼如也廡之南開兩
角門以便往來廟之前設戟門三楹兩旁爲耳房以藏祭

器戟門前鑿地爲泮池池上橫三橋爲牌坊榜曰泮宮新作三橋星門飭以琉璃金碧炫目門之前左右夾以牌坊左曰金聲右曰玉振廟後爲啓聖祠三楹祠後爲敬一亭三楹亭內金書琳瑯 聖謨炳朗則 御製敬一箴及註釋五箴在也明倫堂則移於舊址之西北東西兩齋則移於南號房轉角環遶凡三十六楹藏修游息喁喁煦煦如也中爲儀門稍前爲大門尊經閣創起於堂之後屹然雄峙故所無也閣後東西屋舍鱗次凡四十餘楹爲三教官宅焉門屏重扃垣墉外繚丹漆輝煌規緒大備藐藐乎其

偉觀矣工始於嘉靖甲子年四月成於乙丑年五月於是教諭李倫訓導趙允賀朝宣暨闔學生員李如金等具其事抵京師屬予言且曰清苑歷正德嘉靖初科第鮮少廟學不崇士病無所興感自十六年增修以後科不乏人去年夏重修而今春登進士第兩人廟學之係人才關世運如此自茲益有未艾也公可以無記哉予惟廟饗賢聖學育雋才所以振吾孔氏之道而敦吾風化之源也方今車書一統天下咸誦法孔氏 聖天子壽考作人菁莪棫樸之化浸浸遠邇諸君子又崇闡文教注意而作興之廟學

之新人文之新也規制之宏教化之宏也儀觀之盛士風
之盛也吾邑之士群庠序之間者尚亦知所務乎瞻廟貌
則思有孔氏之教睹箴訓則知有 朝廷之化居則講明
綱常之道以端其業仕則身任綱常之責以致其用使
聖代歲收作人之效毋如前日寥寂而不聞庶副有司作
興之意如其不然則崇墉峻宇夏屋渠堂徒爲美觀焉耳
亦何益哉是役也名曰重修實爲創建力省功速計費二
千金而不傷於財不煩於民皆沈君力也知府張君烈文
踵至則補不及以相其成法皆得併書

重修清苑廟學記

劉行素 副使

清苑附保定郡郭衝途鉅邑自國初文運丕興設有文廟
儒學崇祀先師教養諸士於時英賢挺裒名動寰宇厥後
廟學屢經建修久則摧圯宮墻門屏風雨侈剝齋堂號舍
遭回祿變不惟廟貌不雅且亦不稱居業山右王公德興
以名進士先尹河南宜陽撫按薦才優繁衝萬曆乙酉春
皇上爲官擇人命公知清苑甫下車詣廟謁先師坐堂上
進諸生周覽廟學慨然有重修志適督修城外石橋二區
未暇也及期月政通人和乃鳩材庀工屬三尹冷君董修

學役冷夙夜竭心力事事先建齋房三楹號房十楹補櫺
星門撤門外木屏易以磚壁高二丈闊三丈下豐上銳虛
其中以通旺氣周以檻柵填溝坎砌圍垣甃泮池新坊表
自戟門以至大殿兩廡咸加繕葺翬飛鱗次丹青繪聖金
碧輝煌煥然一新其規模弘敞可以尊崇廟貌而藏修游
息有裨居業多矣闔庠師生感公作興盛舉相與礮石紀
往蹟詔將來教諭林君鳳訓導劉君正東莊君惟恒暨弟
子員滑石王鍾和過余請記余謝不敏且懇余乃作而曰
朝廷設官以郡縣長吏親民托以政教兼舉欲其作養人
才需世用厚民風耳何世之長人者一切以文法威稜肅
政事冥風教於可緩不思教化行則風俗美人才盛古人
泮宮作而采芹之頌興學宮廢而子衿之刺出則學校之
隆替有關世道之治忽亦重矣政教可偏舉也哉余觀丑
公之治清苑理衝以才馭繁以簡輕徭薄賦節財愛人伸
冤直枉剋弊蒐奸以吏則威以民則懷而舊貫更新雖橋
梁倉庫館署舖舍百度具舉至於學校則爲諸生督掞文
業講劇經旨而廟學之修尤惓惓焉真不負皇上任官之
心而政教能兼舉矣然則士之游於斯者可但從公於邁

樂采其芹而已乎其必希賢希聖以立志存心養性以爲學其出也顯掇科名備股肱耳目之用以維世道其處也完守名節全孝弟忠信之體以厚民風則亦不負我公作人之心爲斯學光繇是民風益淳而人才長育接踵前修文運其復興矣乎是役也費出俸餘不煩官帑役庸賃僱不勞民力經始於萬曆十五年春三月告成於十六年夏四月王公名政山西孝義人冷三君名像遼東人

吳家灣積水閘記

王用賓 修撰

保定西南關吳家灣有水自滿城一畝泉而來泝流而東由新雄龍灣抵直沽而入海自古然也城有濠積久勢若阜水難逆流而上恒草莽然守者患焉議者謂有閘以積水水溢濠滿復洩去乃宜於是總戎申公錫太守徐公嵩偕移文請當道云可徐公掄材度地議出官帑以濟事未旣申公疾卒於官徐公守制而去事又若有寢然者繼而趙總戎鎮自大同來閩太守溥由秋官至咸謂茲固有益於守而匪徒爲觀美具也盍舉行之計議於都司公各出

料若干規石爲墻墻分八字恃無圯也南向者廣一丈五尺高一丈長六丈五尺東向廣一丈高九尺長四丈二尺隄水有堤長一十四丈高八尺鳩工於辛卯四月至八月而告成督工者都司蔡公鰲通判武公俊各勤勵以任事而總戎趙公太守闡公日加督併暇則親餼程不五越月而訖功似若有神助然者於是板下水擁擁而泝濠四圍溶溶然靜影有沉璧之狀浮光有耀金之美楊柳垂絲荷盞襲香非復昔之草莽比也守者喜焉保障恃金城之固遊觀有江皋之風而水非無用之空流也工成僉謂當記於石以示永久於時都司劉公淳蕭公瑾同知侶公璞推官饒公思總固贊畫焉者而亦因以記之

新建天水橋記

李東陽 大學士

天水橋者知保定府趙君儲秀所建也府有河西自滿城縣來環其南郭東至於安州又東至於天津以入於海河故狹稍勝小舟每秋涸則淺可徑涉故南郭之橋殊卑隘弗稱行者病之成化乙巳秋君自御史出守是郡嘗意屬於斯未幾以憂去又三年爲弘治庚戌繼者又去郡人請於朝請以君在再蒞之日百度旣舉集其民而告之曰吾

不佞何以得此於二三子思有以惠汝宜無急乎是役者
衆皆曰諾退而各捐其有以相官帑百凡之需不賦而足
君乃籍丁會傭計丈尺聚畚鍤具絢綆浚而廣之以里計
者餘四十又爲大橋高三丈廣加一丈長又加蕝焉碇石
爲密屈鐵爲固中爲洞空上爲坦途君欲通安州之舟泊
於城西故高其洞使可容檣橋旣成復培其兩隄使不過
峻於是駕者騎者負而乘者往來而不窮潦不病揭厲猝
不虞覆蹶郊野之秸銍鄰州旁邑之物貨溢於城中其勢
之易數倍於昔又構數十間爲市聚賈而居之登橋而望

則煙火四合比於廛闐與向之草莽沙磧者異矣府之大
夫士往賀於君請名是橋曰天水以識不忘大寧都司寔
治茲地都指揮張侯溥輩請予記戶部主事丁君鳳爲速
予予不得辭古者道之備有國所不廢故服牛乘馬舟楫
之利以濟不通皆取諸易於此二者之中則有梁而橋者
梁之成制也蓋自唐虞有之至周而備故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著在典式有斷乎不可闕者後之民牧類以爲
微事細故而弗之屑亦孰知一政之關一民之不得其所
足以爲全治之累耶然凡興役建事必財與力而後成二

者出乎民民之情多見邇而昧遠利未成而被其害其輕
重大小之間不可以不辯也辯而得之猶不失爲善政况
有其利而無其害哉茲橋之利固不俟論矣若君之譽望
足以動觀聽惠澤足以結人心才畧足以成幹事故令行
而民集不聞其嗟怨之聲而但見其踴躍奮迅之勢及其
功之成而若不知其所以然者君之爲獨非人之所甚難
哉君在北畿稱賢守都御史而下歲報事核皆有成績推
是以往則凡利民而民不以爲病者殆不可以一二記矣
顧茲役之重所當紀故特書其歲月俾刻焉以示後人工
始於辛亥八月成於壬子三月城西吳家灣亦爲橋差小
而平則始於前橋畢時而成於孟冬終旬君名英陝之蘭
州人壬辰進士也

重修天水橋記

孫慎 都御史

一畝泉自西北來合流鷄距泉東南下蜿蜒於郡城之南
者天水之河也歷年以來興廢靡常因革無考未見有爲
石橋者至我皇明建都於幽保定實爲藩輔重地南北要
區商賈往來居民輻輳實藉是以通渡自非石橋之建誠
非經久計也成化乙巳歲先太守金城趙公始建石橋往

來便利名之曰天水蓋以二泉出自西北乾位故也自成
化以來百十餘年未嘗廢圯迄隆慶五年夏六月十四日
天雨傾注河水瀑湧一時衝激橋洞不能成水遂至鼓漲
傾倒延歷時月未有能修復之者民甚病之是歲太守池
州章公始蒞事士民卽以橋事告之公卽憮然在念曰吾
方受檄爲築城大計財力未克也可少緩之未幾築城事
將竣公乃奮然曰修城事已完六七矣吾不忍橋久廢而
民病涉也又不忍再告監司而城橋並舉竭民財也願捐
俸資以修庶幾其有濟乎於是盡捐俸資同列亦各捐俸
資有差遂十日興工因其木石之不足者補之而工之願
樂以趨事者踵相接也公又勉以大義撫以恩信日朝夕
督理其事庶民子來供役翕然歡動於是鄉士大夫感公
之至誠競皆輦助財米壽官有張仲强者首倡耆老善士
亦各捐資以協助其事工始於隆慶六年正月十三日迄
於本年四月二十六日嗚呼凡事之興適有時數茲橋之
興始於趙公人咸以爲竒工茲章公之始來也適橋與壞
會制作之堅用力之勤誠先後如一而規模宏壯隱若長
虹今又或過之矣是豈偶然而已哉橋南北長十一丈東

西闊二丈五尺爲空者三中長二丈一尺南北各長一丈六尺三空俱高二丈四尺椿木深九尺翼以欄石柱衍東西三十六方羅立左右如人聳立誠一方之鉅麗爲千年之偉觀也橋方成公卽以才能擢河南河道憲副赴任矣越四年丁丑鄉民耆老史鐸等念公之德惠在民不可終泯是橋之工當垂于永久乃相率請余爲之記其實焉余惟敦大德者動不惜乎小費懷遠畧者曷不狃於近功橋梁之作王政之所不可廢仁人君子所宜自盡其心者也自公下車之始當城重大之餘卽動念於一橋之建非有

簿書期會之限朝令之所徵上司之所督也乃黽勉以盡其成敝精以竭其事方踰數月而竟能建遠大之功且財不費於官力不疲於民真可謂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矣昔者孔明治蜀橋梁道路無不修治子瞻寓羅浮解犀帶以供橋費公之用心豈下於古人哉宜乎民之思念至今如一日則千百世之人心亦如蜀人之思孔明惠人之思蘇公矣夫春秋凡用民力必書所以重民力惜民財昭勸戒也今公橋梁之作一舉而衆善悉備斯民永賴其惠是用特書之以告嗣是者公諱時鸞池之青陽人同知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李公琮通判李公商揚公仕推官蔣公希孔清苑縣尹龔公綬皆協謀於公相助以成其事者也於是乎記

城隍廟記

黎淳 左庶子

爲國者築城濬隍慎固封守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禮云城郭溝池以爲固皆此道也然天地間有是實理則有是實氣理乘氣行體物不遺故城隍所在有神主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微而顯費而隱乃誠之不可掩如此惟保定自後晉割屬契丹至宋析白溝以北畀遼淪入夷狄者四百年餘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驅胡出境而保定始

復爲中原金世保州治滿城元太祖十四年張彙取之二十二年彙以滿城地隘徙治於茲是爲保定路當南北之衝剗荆榛立市井作燕南一大都會於時開闢城池始建城隍廟以主祀事歷百四十五年而值元終運廟燬於兵國朝改路爲府洪武三年重新廟祀迄今又百八年矣初江夏劉侯以鄉薦亞元擢魁吏部來二守保定敬神恤民恩澤逮下未幾而改除真定民思遺愛不置侯侯旣滿懇請於朝陞知保定府侯來平徭簡賦陶以仁惠抑強起弱肅以義威不數年官府第宅壇壝學校備加葺理惟茲城

隍廟未復舊規深懼闕典於是節縮公帑捐舍俸資鳩工
掄材倣京師之制據其中址增正廳五間而分列左右三
司之祠乃擁其後建寢室啓其前豎儀門各爲三間兩接
廳東西轉角南下各十五間廳之前有碑亭載各褒封勅
旨太史公爲文以告於神曰惟明有禮樂扶植陽世人之
責也幽有鬼神掌握陰靈神之責也故府衛之官主陽禮
樂行治道備城隍之神主陰鬼神安氣化全今高城深池
神實司之遭逢 聖明獲遇賢諸侯冠裳爾形容堂宇爾
家室劔佩爾左右卒伍凡新官抵任必先祗謁定誓乃敢
行事每舉祀禮預移牒文而歲時有祭澇旱疾災有禱皆
敬神也可不思盡其責乎其必舒英闡靈弼亮聖天子弘
化於天奠儀於地宜澤於人斯首務也同心戮力襄贊賢
守以養以教清其政刑斯要職也節宣四時之風雨雪霜
使順於時以蕃百穀調燮寒暄之氣蕩除疫癘之災使適
於民以消百病孝子慈孫義夫貞婦由於道者則默相之
悖是者則譴罰之斯功業也維時軍民咸來聽順遵行職
業罔敢怠遂書以刻於貞珉

北和庄崇興寺記

傅珪 尚書

保定爲帝都自北而南第一府所領州三縣十有七清苑
爲其附郭實第一縣也縣爲里二十有四延福號稱大里
其以吏服從事於公者常不減百數以儒服問業於學者
常不下三四十仕宦中外及其老而歸者常三四十雖迷
溺於釋氏之說而不出爲世用者亦多至數十人田租亦
甲於他里蓋地廣民秀清苑第一里也其地在清苑之南
鄉清苑之治於南者於是乎極凡爲村落十有五獨和庄
民居稠密視他爲尤勝是和庄又爲延福第一村庄上有
寺曰崇興唐河環其西北民舍抱其東南殿宇則聳然中

出金碧相照其壯麗乃境內第一山焉其修建始末肇基
於唐重葺於宋以迄於今惟世常以儒釋並稱爲儒者必
宗孔子爲釋者則以釋迦爲宗故爲廟學以祠之爲寺院
以奉養之雖其道不同均之水土根源之意也何天下之
廟學常少而寺院常多姑以延福一里考之和庄則有崇
興寺張登則有保安寺王磐則有壽乘寺合一縣記之大
率不減六七十數而其爲學纔縣學一區而已豈儒者之
力不足以勝僧而佛之靈獨有加於孔子也耶聞古之祠
者必思其所嗜好孔子所好在於誠必天下至誠以承其

祭祀始洋洋如在而可必其享所謂以寡爲貴者佛之所好不可知大抵亦必有所好而爲其後者蓋亦思所以招致而感通者乎苟或戒行之不修祖風之不勝寺雖多予不知其可也

張登保安寺記

馮蘭 侍郎

保定城南五十里張登鎮有寺曰保安建置無可考父老相傳爲古而舊基俗呼爲寺頂景泰初僧定滿得鎮人聞海捐所謂寺頂者而廣之以起爲寺滿之孫今惠端又重修之予一日過而遊焉入其門見東西二小堂北正中爲

殿殿後爲法堂後兩廂列爲僧舍前鎮後水東臨通衢西望遠山近人境而不喧處林莽而自曠足以脫塵囂滌煩襟暢神怡神健興潑潑沛然莫禦將爲詩欲識壁端具服肅容拜手趨前意若有請因扣以寺今古端以古對予惟今海內西北山水甲天下僧寺多於江南凡佳境異跡有名於時而稱爲古者必其有鐘銘鼎篆妙墨名刻之足徵如爾所云果有是耶端俛而思仰而對曰向重修掘地深許得法器出土卽裂唯古硯斷碑尚在令取視之斷碑刻佛經古硯刻崇慶元年三月數字予顧端而嘆曰是孰使

秘藏而孰使軒露者乎蓋以是又知地之爲寺寺之爲古而物之出伏也有數寺之顯晦也有時若寺之所以常顯而不晦歷久而益彰不因物久不恃佛遠得傳之載籍見於文字而齒於儒者則又存乎其人也昔慈恩以少陵顯峰頂以謫仙顯金山以坡老顯焦山以焦公山顯鶴林以李涉顯昭隱以昭明顯保安地在燕趙其初安知其無層臺高閣飛甍画棟爲一方偉觀而鴻儒鉅公感慨悲歌未必不有如靜修伯常者之遊於茲乎又安知越此以往百年而下豈無詞客騷人如李杜諸人之來遊而茲寺之顯

將不如慈恩峰頂金焦鶴林招隱者哉然則予之遊非敢自謂有可追前修而啓後來者審有是是予所以過此止息而不偶而端之刻厲勤篤致多助而重修也亦有功矣端再拜謝曰方礮石若有待請記碑之以鎮山門

重修東教場記

宋 璉 御史

東教場者教大寧都司五衛官軍舍餘修武之場也在保定府城東三里故曰東教場肇自景泰初年設立歲久廳臺及門墻營舍建於弘治年間者皆爲風雨傾圮且規制卑隘弗稱渙發號令振壯威武正德十年秋今叅將盧公

海文縣志 卷之十一
英奉勅分守保定地方統令前項官軍舍餘蒞任初卽以
興作爲志遂捐俸易楮市材陶甃待今年夏廼以厥由請
於欽差巡撫都御史李公瓚適撫臨地方簡閱軍士親見
頽敝之狀慨然設方畧開官帑以助不給於是廼召經歷
武文學指揮謝恩監督群工撤舊易新增前堂以檐郎加
後堂以臺堦而又建號廳崇將臺斥大門平馳道鑿井泉
規畫制度無一之不盡繪綵黝堊無一之不新旌麾映日
金鼓震空信足以渙號令而壯軍威也落成有日掌印都
指揮李實坐營都指揮康英王京黃銳掌號指揮白玉袁

高等僉謂宜刻諸石以示將來廼具始末伏乞予記之竊
惟修武所以禦禍亂也必督統之有其人操習之有其地
教練之有其方然後爲可用耳否則無制之兵也奚堪用
哉彼大寧都司五衛官軍舍餘之修武也提督簡閱有巡
撫公文武兼資之元老統帥教習有分守公謀勇老成之
將官人無科擾事有程式今於官軍習武之塲首加修葺
之功傾圮者起扶之卑隘者高廣之舊無而缺者添設之
由是布令有堂矣發號有臺矣濟渴有井矣出入往來之
有門步走騎馳之有道矣又於塲之士卒分奇正列兩營

別旗色定方向節金鼓一進止因能任使隨長擇用坐作
擊刺之法無不教習動靜開闔之機罔不譬曉與夫勢之
縱橫形之強弱變之偶來或虛或實知彼知己亦莫不開
示而訓練之加之鼓以忠義公以賞罰施以恩威飽以餽
餉則選將厲兵蓄銳養勇紀律嚴而號令明將有不可犯
之威器具利而武藝精卒有不可敵之膽以之東征西伐
南誅北討戰必勝攻必取殆無往而不捷矣所謂有制之
兵在茲也其修武也不亦盛矣哉至此知二公之心竭忠
報國不作無益以弱人之力也不爲無用以耗人之財也
功加於前而來者取法事舉於今而往者增光則夫今日
重修教場之事抑豈徒然者哉

重修昊天寺記

高燿尚書

余田居傅村庄在保定郡城之東十里去西南二里許有
村曰大陽地相近也村之西有寺曰昊天蓋古刹也稽諸
建立則始於元至元之二年重修則相繼於我明之天順
弘治間歷歲滋久頽乎敝矣寺之住持意興及鄉之耆老
路大朝葺相期撤而新之旣竣事乃因余往來傅村庄走
請爲記余儒也於釋何足以知之儒者之所謂教傳習六

經也釋則以衣鉢法寶相傳儒者之所謂學格物致知誠
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釋則謂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儒者之所謂道親義序別信也釋則謂外息諸緣內
心無喘是皆不可知矣至於三乘四諦五蘊九識十八界
之說又皆不可知矣是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者也將何
以記之然意興輩以余田居近於其鄉請之彌堅安可無
一言以記歲月乎蓋佛之教中國古無有也說者謂周莊
王七年而佛始生漢明帝永平八年夢金人飛空而下問
之群臣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乃遣使往天竺求其道而

佛法始流入中國及摩騰竺法蘭自天竺以白馬負經至
乃立精舍以居之白馬寺而佛寺始建晉宋齊梁魏隋之
間佛教大行上自王城國郡下至窮鄉小邑招提蘭若靡
處不有嗣是歷代相承崇奉無已逮我明受命而興祇慎
百祀雖佛宇亦因舊不廢方其盛也鐘鼓梵呪之音震震
誼闡幡幢刹柱之形燦燦輝映遠近民庶蓋無不目炫而
神奪者及其衰也敝址頽垣荒烟野草茫茫乎其不可觀
矣是其盛也非佛之教所自泰也其衰也亦非佛之教所
自否也惟存乎其人焉耳故達摩面壁於少林而其寺遂

勝遠公振錫於廬山而其地遂與何莫而非人爲哉大陽
村之寺意興啓其心路大朝葦共爲之謀祇園布金檀越
施財經始於隆慶三年三月初七日落成於十月十五日
八閱月而工告完輪奐鮮明金碧照耀儼乎鹿苑雞園雁
堂鷲嶺一方瞻仰倍加崇信噫若意興葦可謂有功於其
教矣於是乎書以貽之其殿堂廊廡之廣狹塑像佛號之
森羅門墻方丈之遺址則舊有碑記皆不復載云

旌忠祠碑記

李春芳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傑言臣所部保定府
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民爲請立祠哀死勸
生以昭永禩謹奏闕下候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
定府賈君淇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使曹君金
何君東序捐公羨爲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
卜地城西門屯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
亭其旁刻公所爲二疏者翼廡重門甃而環之軒軒肅肅
道路流涕於是鑿石爲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
心高其義爲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爲兒
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

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
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道於大儒先生已遷兵部
員外郎當是時虜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咸寧侯仇鸞驟貴
用事兵政屬焉鸞欲與虜通馬市以羈虜而固權公乃抗
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也非國
家所以內自完而讐服狡虜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
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鸞
遂下錦衣獄貶爲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卽貶所
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

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爲也公
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爲匪人用
者乎且天下苦公久矣母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罪十
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奸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
奮其詞參覈而不浮剴切而詳白累累蓋數萬言夫人情
莫不嚮其所榮而思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
起顛顛還中朝嚴方自以爲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
曩者糜爛莖挺慘於鋸鑿創痍未合而糾彈之章再上頸
可斃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滄渤糾

漕河自大冉河來卽雷溪之下流也而徐水雹水平水俱
於北岸自敵城行僅六里餘得合流焉所謂二水者北則
處行不數里河水漲漫不勝望洋之嘆今壬申仲春復遊
予辛未秋出遊漕河之南許杖屨徐行欲求二水合流之
爲祠者本發於二疏余固表公大節而略其細云

東遊記

孫慎都御史

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卽衽席之
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詔獄
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朔而竟死東市矣又
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贈公
太常少卿錄其子賜謚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
王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
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
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
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王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鞠寔誅
卒戮大慙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痛憤
又何以彰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獎至意哉故
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爲垂譽長久者耶所

歸之南則一畝泉水自郡城南門來而清苑之石橋河慶都之龍泉河完縣之祁水蒲水五雲水店頭水流九水俱由方順河水而歸之合流二里許至安州城北由新安雄縣達直沽東入於海保定有九河惟唐滋河水自高陽入白洋淀餘六水俱入安州城衆水之流滙大河之流匹也東望無涯巨津渺然間有聚落率皆薄鹵荒田春乾夏溢秋收能幾何哉賦稅無出日漸逋逋當任者欲概然抹而圖之然州縣不相統一各爲其民曲防邊固竟難收功必得監司通主於上併力合作任勞任怨上自保定下達天津

津一大濬而順流之斯可也果然則霸州諸水亦平矣嗟夫是豈易措手乎因漫記其大槩云

金臺郡城西北二橋紀事

查志隆

保定府知府

金臺郡城北去燕京二百餘里而近南通秦晉汴洛川滇楚粵諸路弗啻四通五達蓋天下咽喉畿輔孔道惟金臺其最也自燕京而出者率借徑於北門自諸路而入者率借徑於西門而兩門故有橋橫於城壕之上冠蓋相望商賈肩相摩車轍馬蹄日夜不絕卽四門俱有橋無如二橋之易壞惟其經行者衆也不佞志隆甫入境而北橋居民趨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告曰橋傾圯殆甚妨於行人借諸寅郡丞王公維藩別駕
陳公登宋公洛司理楊公岑往視之信然乃協謀葺治顧
費安所辦則清苑令王君政請捐邑中美金盡供其費顧
石安所採則滿城令曹君永年安肅令徐君臬請輸邑中
山石以間補不足顧夫役安所給則附橋士民請各効力
以次而供事于是檄清苑簿冷像董其役簡才也每借諸
寅視其工申命以堅固久遠輒携錢數貫課役夫而勞賞
焉間以晨昏往出其所不意則冷簿無一時不在無一事
不身勞而夫匠無一人不用命者僅五十有六日而訖工
則西橋居民又趨告矣且曰願葺治如北橋願得冷簿督
工如北橋又協謀於諸寅從其請一切如北橋故事僅八
十有二日而訖工時雨霑水漲故稍遲而郡中士民與行
旅往來者共以爲訝二橋所謂興大事動大衆詎意速成
如是哉夫固諸寮屬矢力與其士民好義所致也北橋經
始於二月二十九日告成於四月二十六日西橋經始於
五月二十日告成於八月十二日俱歲在萬曆丁亥云

清苑尹耶律公遺愛碑記

劉 因

至元九年五月以工部主事耶律公伯堅爲清苑尹後

年八月用臺薦擢同知恩州事公字壽之桓州人氣豪爽有幽燕俠士風其接人雖一無所失而中有裁鑑樂與當世名士游雖貧乏至典衣延至不少懈有御錯縱才昔或薦公規措關陝川蜀財賦詔可之公至爲條件利病疏畫出納事洽而物安識者稱其能性明決憲司及府有滯獄必檄公平之公能不以刑得其情而訟者亦以公所理無寃爲政不事表襮而民知愛不任刑罰而民知畏作事必爲遠計使人得以守其成法而不卽壞亂其處也御下則欲與者避其廉受罰者思其公其爲清苑也安肅苦徐水

之害訴於大農欲以人力奪水之故道導而東之東則縣之境也其地形有不能遂其迅激之性者而水必終返其故道而其沮洳波蕩壞民田幾千頃彼之害旣不得而除而重以其害貽我畚鍤已興民睨視之莫知計所出公爲圖地形指陳利害要農官及郡侯與俱行視以止之縣之西塘水利漑民田甚廣有力者以磴奪之而民無訴所公至爲斷理以每歲漑田之餘月分之磴仍聞省部著爲定制縣君南北衝每歲爲親王大官治供帳于縣西以十月成至明年復撤而新之吏得媒蘖其事而至歲費不貲公

以一廢館舍移其所不足分俸祿以繼之館成而是役絕
縣西南衛村多古斥堠溝塹時伏盜其間公爲墮其高堙
其下而奪其穴焉盜於是息縣舊雜民居而縣之鹽法息
錢例當已有公曰是錢在我不必有公解在縣不可無遂
割之以起解凡連年和買之不降其直者公至白之執政
盡降之凡府之賦縣有不均者公輒曰寧得罪於上不敢
得罪於下必爲爭辨得其平而後已移恩之明年恩人已
刻石頌公又明年清苑之耆老故吏亦思公不念以予與
公有一日之雅介吾友趙安之請予紀公遺愛予亦樂以

循吏爲天下勸而又喜邑人能被公之化而不忘其舊官
長之賢故次第其民之所以謠公者而爲之詩庶其傳之
採官以存一邑之風且爲他日太史氏之傳循吏者以張
本焉嗚呼使邑人歌之野足以爲農勸歌之邑足以爲吏
勸歌之道路聞之恩人又足致奪公之私怨早歷臺閣人
望其通顯可立致旣而獨從外補今又老且病將不能復
興功名會此在人不能無少難者而公處之裕如使恩人
聞而歌之以壽公則其沉滯之思雖不待有所慰而後忘
而其及人之樂則或因此而長之也其辭曰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我行東野有田離離燥焉膏腴彼鄰不知持以嚙水孰恤
我饑惟耶律公出言若堤奪田於水障水以歸西塘之陂
無水旱虞非陂得歲食我惟渠水匪附勢奚捨我趨望公
之來使我心休公浚以理渠來舒舒公實水來公實水去
田雖我田實公錫與我之德公非惟水故有勢非水微公
孰禦縣官渠渠公力所支昔有絲棼今皆畫棋聞公車者
更戒勿嬉旂來揚揚有宮以息彼安其宮我安斯室車不
知服子不知力被盜之穴南據丘隅公行視之荷鍤與俱
昔路斯棘化而通途奪田與我奪時與我以耕以食于以
飽我食惟公食持以勞公公曰歸止飽爾羸癯公堂燕深
孰公不容天乃私恩奪公之東惟彼東人相戒以化無勞
我公我思我公神其相之惟壽康公俾公其來之

工部尚書李公神道碑記

楊士奇

大學士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他藩不法遂建
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昺
至日求藩府細事將圖不利其吏李友直密聞于太宗義
師旣舉遂擢用友直友直質樸直諒甚見獎重日益信任
出理饟運入嚴城守卒以命之其殫力竭慮事率蚤集而

稱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叅議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爲
行部陞左侍郎授嘉議大夫時初作宮殿營繕務殷友直
經度董督躬任勞勤蚤莫弗懈改行在工部侍郎仁宗皇
帝臨御嘉念舊勞陞北京行部尚書奉命代祀西嶽及周
諸陵既還言關中民疲困狀深見嘉納賜誥命授資善大
夫并贈祖考妣請誥焚黃遂立碑先墓以榮上恩昭先德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工部尚書嘗奉命董採殿材於蜀
設施有方綏撫有誠勞者不怨自是朝廷凡有興作重役
悉以委之其孳孳祇命蒞事有條理而體恤下情所行必

公是以人從事集訕誹不興而屢承褒錫焉正統三年進
資政大夫友直字居正爲人坦夷閭敏不與物競而持已
正直亦不屈于物有恤人之心施濟不吝與人言必歸于
忠厚有之官來辭者必勉以惠政與人交悃欵倉猝有急
必赴之弘度有容屬司之貪詭者恃其長者數欺慢之雖
知弗較清議以此益歸之春秋七十正統三年九月四日
卒訃聞上悼歎命禮部賜祭工部營葬公卿以下皆往吊
祭李氏其先隴西人元季其曾祖山徙保定之清苑自是
以來皆隱處不仕而篤于善行祖彥名考人義皆贈資善

大夫北京行部尚書祖妣臧妣杜皆贈夫人先十七年卒
繼劉及王皆勤內助子男三昉暉暘女二長歸府軍前衛
指揮使震次歸保定右衛指揮同王原孫男四璵琰珪璿
女二曾孫男四源潔清濬諸子將奉柩歸厝清苑先事昉
奉吏部尚書郭公所述事狀謁予請文神道碑之予嘗銘
其先塋矣然念與公同事四朝雅相知厚故不復辭為敘
次銘之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韓公神

道碑記

李東陽 大學士

頃年間保定有五老會蓋都御史韓公父及劉公瑀王公
道吳公櫟大理卿田公景暘皆謝事家居倣唐宋故事而
作大夫士多為賦詠傳于時未幾韓公以壽終兵部侍郎
王公宗彝為著行狀其子恩義介紹事中趙君士賢吏部
員外郎馮君蘭請予銘刻于神道之石予雖未及稔公然
同朝舊矣乃按狀敘而銘之公姓韓氏世居保定之新城
文其諱貫道其字以府學生舉景泰癸丑鄉貢甲戌入國
監順天丁丑登進士第迎養官邸以父喪歸葬壬午授行
人歷使湖浙閩洛秦晉諸境成化丁亥以母喪去己丑復

任辛卯奉命與給事中一人使琉球賜一品服至則嚴禮
度宣德意夷酋敬服歸以所餽儀物籍獻之賜寶鏹若干
貫乙未九載考最擢戶部員外郎分督京芻及通州儲糧
戊戌進郎中會畿內山東大木上疏陳便宜數事尋擢陝
西布政司右叅議分守洮鞏值歲歉安定會寧民群徙就
食公諭遣復業發廩勸貸岷番作亂公出奇兵勦之捷聞
有金幣之賜甲辰大饑人相食民流入南山公遍山谷隨
地賑卹朝廷發漕糧六十萬不時至公力疾亟趨陝州水
陸並運仍省其耗費若干時戶部侍郎李公衍暨巡撫都

御史鄭公時巡按御史陸君淵交章薦公遷右叅政乾州
永壽醴泉民將入山至渭不得渡哭聲振野公馳諭使還
保以不死措銀粟萬計又請巡撫發銀數千益之冬寒按
察官方城耀州公道見之亟停其役弘治戊申遷右布政
使虜寇延慶公督兵擒二百餘人復賜綵幣又築蘭靖邊
牆四百里增墩堡二十餘進左布政使逋戶所遺地民苦
代稅公量民力俾附地代耕歲徵其半以俟歸者又請權
茶易米豆以備儲蓄得二十餘萬三原解夫遺官銀懼罪
遁去有道獲銀者馳納之其爲人畏服至此已而知鄉貢

事綜理嚴密得人爲多庚戌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
寧夏禁山採治兵械甃鎮城若干丈請鬻鹽易粟足支五
歲塞山隘七十餘議置花馬池千馬所聽軍士出馬贖罪
有司方奉令捕豹上疏請止之年甫六十兩上疏乞休詔
許仍給驛以去乙未七月十九日卒壽七十矣公器宇宏
裕質實無僞望之溫然可親而中有介辨其爲政尚平實
期可舉行未嘗肆苛猛立聲譽尤喜賙施不爲厚蓄鄉之
人亦多德之祖諱壽考諱通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祖妣黃氏妣李氏累贈淑人配王氏封淑人子三
思孝義官思忠陽穀縣丞思義國子生女一適奉祀馮純
孫四德源德清國子生德澄德淳女孫三曾孫一公之卒
朝廷賜祭及葬皆如制其墓曰乾山之原以庚申九月二
十日窆

劉建文昌祠碑記

邢雲路

文昌祠遍寰宇合四民奉祀惟謹吾士人尤崇重焉重文
教也余上谷郡北郭創建文昌帝君宮成諸士民屬余記
余考天文志文昌宮六星爲天之六府隸紫微垣在北斗
魁前故曰斗魁戴筐文者精所聚也王集計天道一曰上

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
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賞功進爵五曰司命太史主災咎
六曰司寇大理主佐理斯爲星聯之上位至綦重矣未聞
有帝君之說也帝君之說載在道藏經如應驗本願經云
元始天尊在鬱明天中命七曲文昌帝君總諸天星曜掌
混元之輪迴司仕流之桂祿六籍並考五獄具聞委行開
化九天飛鸞救世大洞經云帝君自周武王時生奉元始
天王像受三神人文昌大洞經及金像大洞法籙依法濟
人遂證聖果化書云帝君應張宿生吳會張氏家諱善勲

幽婚仲氏子淵石歷九十九化之行藏萬二千端之節行
其最著者在周宣王時化生爲張仲孝友歌沔水白駒二
詩以諫王在蜀因秦謀蜀摧殺五丁五女在漢因報母戚
氏及已身如意讐用海水陷城邑四十里殺盡呂氏之族
在晉太康八年二月三日生於清河張戶老爲子名亞子
字霧夫忽一夜風雷中天神促上白驢乘空至劍嶺鳳凰
山合家遷都居王者宮有禁衛爲蜀大神上帝賜以如意
杖命掌天曹桂籍隸制科比祿秩封贈之事至唐僖宗播
遷化儒生奉帝騰雲入蜀帝許配女興唐公主爲幽婚且

封爲濟順王以報之唐宋以來上帝累加封靈應帝君昊天大師糾察三界禍福賜四金城四將二丞相二十二司官屬等俯治下方諸經所載不同如此其事遠有無固未可盡信大都皆神異之說也夫旣曰神雖孔子慎不語余則何敢知然不可知者神所可知者理也觀神之自述曰余教人先正其心爲子使孝爲臣使忠兄弟友恭夫婦和順居上待下以情治事處心以公立仁義於詩書之圖策忠孝於廉靖之鄉共躋仁壽同樂太平否則恭行天罰雖悔何追信如斯言固斯民日用常行之道亦吾儒身心性命之學也心合於神神合於天以質天星實符文昌將相理文賞罰之理則茲文昌祠政禮文之當祀者非諂也及考我朝一統志載在祀典云四川保寧府劔州梓潼縣七曲山靈應廟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讐陷其

邑徙居是山自秦代蜀以後世著靈應歷代累封濟順神文聖武孝德忠仁司祿帝君此史乘所紀也今天下車書一統遵志乘制典以修歲祀則四民之奉事謹而尤重於士人也又奚疑春秋俎豆神明盱蟹絲是士食其德農服其業商賈行旅各至其所合四民兢兢勉勉日遷善而不

知誰爲之者孰非上靈之明貺耶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工始於萬曆丁巳春三月越明年戊午春二月落成爲正殿廡楹丹糾交輝後宮窈窕以及鐘鼓樓闌門屏周垣各如度巍巍峩峩翼翼肅肅闕傑靜密神之所依其檀越捐貲助修者衆則皆以鑄之碑陰宮成後余乃差穀攜諸士民明禋灌祭陟降上下卽效洞文靈音歌五章之詩以答神貺焉其一曰昔在清微京虛皇集金仙命持幢玉女向不驕樂天召帝乘雲至授以大洞玄中有物渾成蒼胡頤自圓五老薦吉祥三矜自然坐治

南昌宮分身化八埏其二曰帝居昊天佐位躋太乙尊名並南極高德被下界蕃五文發瓊華合乎衆妙門回風混水景琅音響高騫帝力闡大猷儒宗剖真源判桂祿二籍聲教轟乾坤其三曰太清廓無際始炁融洞房無英合白元司命延桃康浮黎漾碧色桂殿發清香飛文演三昧捧籍校羣方皇人本好生癉惡善自彰十廻周大通度人登玉鄉其四曰手執如意杖心轉如意輪電眎照無鞅雷騰聽無垠嶽瀆罔潛形鈴火兵威神剪形滅艷野塗苦拔沉淪鳳凰引華路七曲皈至仁九和十和諦千和萬和真其

五日邈矣慈尊師大哉主宰帝貴實不貴華知周而道濟
在在五牙生上上重明麗譙此景中人超忽出三際神燈
掛九天香花散九地思議功德浩出劫崇郊祭

文昌閣記

邢雲路

夫興作之會叶於天人之運而豪俊之出應於福慶之數
時至事起地靈人傑固非偶也吾郡當三輔之與九達之
衝井里沓轉人文交萃昔所稱黃金臺來四方賢士者振
古若茲匪今自今已學宮之左佳氣蘊隆發地成形宜成
傑閣先是郡伯李公倡爲之未竟也學博張君甫至方圖

率諸生共輸貲以畢厥緒幸今郡伯杜公下車卽首文教
乃進諸士曰汝知道乎道有顯爲政令師範者有隱爲神
運靈化者故知變化者其神之爲乎有無交暢道乃大備
粵稽文昌在天爲宿居天樞之前內階之左尊臨紫極厥
神在焉儒教桂籍神實隸之以崇茲祀斯文可忽公乃相
彼高堵爰奠神居述舊所基崇斯新構捐資千緡以爲下
倡材不俟令而集課無勞促而就亾論在位薦紳暨鄉邦
賢士大夫各捐所有而經營子來如齊民張氏子輩亦爭
施金所謂好義終事者非耶匪杜公倡之其誰與和故曰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于是連甍飛虹高標倚空華
厦崢嶸殊形峴狀密冠百雉傍壓萬井其中乃飾丹雘燁
金碧肅神宮陳俎豆廟貌靜密惟神樂康天人交叶靈應
祥福善矣哉真氣業之傑出信美之宏規也夫巖岫崇斯
良玉結梧桐高斯彩鳳出矧茲巨閣神道設教靈貺宣洩
豈直成郡國之雄觀抑亦恢賢豪之軌躅昔燕昭王于茲
築金臺而驥足爭騰今亦於茲起巨閣而鴻士將奮先後
一揆千載無爽諸士子登斯閣也尚瞻明神承靈禱挹斗
極於咫尺見文星之光耀眺四維之靈物羅萬象于胷次

若漢太史遷登會稽探禹穴文乃益肆今曷讓焉至神啓
乃知翼乃行天祐多賢符我地靈道有所謂神運靈化者
正隱與顯一也諸士子其有感而興耶詩曰維嶽降神生
甫及申其斯之謂歟於戲事有奇蹟如何勿書野人鯁劣
敢陳明公興作之實敬揚休休以彰大猷以詔來裔乃撰
文昌閣記以獻若夫助義贊助共成厥美諸君子咸有力
焉則命勒諸碑之陰杜郡伯諱潛號見猷庚辰進士山東
高唐州人

重修儒學記

劉不盈

夫清苑之有廟學舊矣其先規制隘陋郡伯沈公應乾恢拓之其後棟宇頽敝邑侯王公政補葺之迄于今念有餘歲經時既久舊貫推殘兼以頻年秋夏霖雨復大圯壞自殿及兩廡鄉賢名宦二祠戟與櫺星二門牌坊尊經閣明倫堂齋房號房儀門大門宅舍周維垣墉無一完者嗟嗟廟學之運厄矣適朝邑王公之來以辛丑進士令無極治優調繁清苑抵任謁先師畢周覽廟學見傾頽狀深悼惜之進諸生語之曰祀典莫大于先聖而人才莫先于學校今圯壞若此將何以妥聖靈而爲諸生肄業所哉於是乃謀修之估計其材料公費若干公且費不欲煩官帑役不欲勞里甲事不欲申上官欲不動聲色以成之顧出履任俸不克給積歲公喜曰可以修矣乃庀材募工委二尹李君敦德董其事廢者立墜者舉敝者飭危者持由殿堂齋廡以及門墻之類煥然一新矣經始于癸卯三月至丙午十月實落成之邑廣文石君中璧李君應試呂君承文暨闔學生王中立輩走介京師索余記余惟公之治清苑約已愛民蠶劇賑荒平徭薄賦保善懲奸諸所德政田夫野叟口碑籍甚盛美不克具述獨其加意於學校者公視諸

生不殊親子弟每朔望引諸生講釋經旨言言理竅洞心
解頤刻期課藝親爲郢正寒暑不輟貧者給以膏楮費且
周其家慮其靡所繩尺出公制舉墨義以示之模蓋公問
學閎深義理精實真可爲後學宗法公亦雅意作人慨然
不吝訓誨歲癸卯甘露降于泮宮綴于松栢若連珠天蓋
明示以公之教澤沾濡於學校者若爾是科應鶚薦者凡
四人果皆公素所陶鑄者而後生俊髦且彬彬郁起非公
重新學校作養培植之力與嗚呼今之守若令修飭學校
者有矣而談經課藝者鮮談經課藝者有矣而給費周家
者鮮給費周家者有矣而文模師範以造就人才者鮮公
也備極完矣索之宇內不其麟角鳳冠也哉余于諸生尤
有驗焉作興士類者有司責也而自新繕性者吾儒責也
尚澡心滌念以日新其德改過遷善以日新其行稽古通
今以日新其學仔發性靈以日新其章異日者登仕籍策
勛業令吾道生色世道增光庶不負王公作新雅意與國
家建學盛心矣諸生聳之哉

旌忠祠碑記

孫承宗

旌忠祠者明忠臣楊公祠也公家郡之容城名繼盛字仲

芳別號椒山嘉靖中以進士歷司馬員外郎會大將軍鸞
主市議公力言謬不可鸞間入貶臨洮無何誅鸞召還公
公則極言大學士嵩姦罪狀嵩主吏議傳上刑會縣官欲
論他囚公不免其後七年嵩敗嵩子世蕃伏誅而嵩寄食
以死又三年而莊皇帝奉遺詔褒錄諸死諫者贈公太常
少卿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言官言賜公謚謚忠愍更賜
嗣子郡額曰旌忠其祠故湫隘無以風觀者王郡公鍾嵩
議它遷未遠洎武郡公衷懿來廼相地得西園之尅衢大
其宇分塗于掖貌公南面鑄相嵩父子若鸞以鐵及接北

嚮蹠有患者得隨所患杖之郡公以不佞旣爲公里人當
有辭勒麗牲之石嗚乎古稱燕趙多慷慨之士夫慷慨者
或偶發于一擊一不中且悔而一中已足以豪卽不悔于
不中若不豪于中而慷慨亦復有善有不善公獨盡言于
慷慨至主上予再生而公竟死世比公于帝之含光謂
公之功廼在一死夫人臣委身于朝死職死言死亦其常
獨其盡言于職可不問纖巨而言在職外則無敢瑣科于
毛細而謹圖其大當肅皇帝傾心股肱而嵩得怙主威熏
燎天下一時福于踰踰而禍于謬謬公自度壞天下惟嵩

而非公誰言卽當其議馬市予職一兵子喑噎而入臣相
視莫敢先發此又非公誰爲言嗟乎兩逆憂在社稷而公
一死言故公之言卽不死亦足以功卽不用亦足以死而
况公用其死于言上用其言于死死且不朽矣夫公脫負
戴適鞞佩或自固不肯言乃起貶所挈風裁以傳其天文
地理樂律兵甲之學卽不言亦可以雍容皇路廼復慷慨
不顧器忌而邀必至之禍于身至夢驚長樂之新封魂返
太虛之浩氣抑何楚楚激烈也而公且甘之若飴蓋平生
志介自矢出松栢之上而一凌太岳之巔頓悟無窮此國

家二百年正氣所鬱積特偶激于要人以破天下佞舌薄
膽而時所稱要人者未覺無留恩旣覺無留威卽一跌不
足以當公而卒未嘗負公一死乃其死竟何如嗚乎朝陽
之鳳旣摧依人之鵠安在後之君子尚慎指嘗于覆餗而
無以良臣之願謝不敏于公哉予跡公生平侃侃大節固
已撐拄宇宙廼甚于父子兄弟罔不以變爲常而匹士分
一行亦足以生倘弁冕之倫遭逢明聖而不能副作新大
雅安在生慷慨之鄉稱忠愍里人也嗟乎要人之子姓不
願樹頰胥于其先人而啖名之徒或願寄籍于公卽其解

形回面似已忍然自悛然塞下拚萬死拾一功而統袴冒
之則吏議其後彼邪子側入曾無體慙而一旦掇遺潘于
狐蹲遂欲衣飾其大庇以冒萬死之功予請援往例以丸
泥爲公塞之勿爲若輩狂託溷忠衰之途云武郡公名文
達戊戌進士陝西之涇陽人而郡丞高君登明新任姚君
光祚郡邦鄭君廷英鄭君宏司理張君銓新任夏君嘉遇
皆常有事于祠者蓋予讀中愍集至其苦陰雨淚輒淫淫
下廼效其韻爲大招其辭曰帝閔三靈兮慘黷結遣公下
掃兮駢轡絕簡之霜稜兮劍石寒筆之瀋淋漓兮易水咽
衆歆傑兮獨苦心煩懣兮報主聒喁喁兮探丸迎信信兮
沒羽誓謝再生生更廻恩留後死死仍語排帝閔兮忽兮
下帝澤兮氤氳浴虞淵分未上揮魯戈兮旣曛含光濡兮
六符平灝氣還兮太虛清丹心萬古兮天玉聖明

邑侯張公去思碑記

陳采

余邑舊無像事令君者像事令公自象南張公始蓋余邑
負氣而愚戇多自是其胷中不隨聲塵以爲上下像事張
公者公自不可忘也公治清苑二年初剖竹萊蕪有疆項
聲以憂歸嗣綰符清苑清苑邑附大郡路當要衝往往以

戴星治之猶苦于見長公於水陸斷截裕如也是時三韓
之旄頭轉明兵餉飛檄飄風陸軌九域鐵騎幾穿室廬公
以仔肩弛負擔覺青山縣門之意常在目中且以三盡裁
咆哮之卒萬人咋舌今譚之髮上指矣余常見公操遠韻
千秋堪擬獨知其證天日在盟凡一切供之公家需之里
巷者有一塵之累耶公真廉真惠真敏真明真誠慈真仁
愛顧是九鼎以照魍魎讒合群情以極顛仆發號施令隨
所措以爲縣譜皆宓僑也試以大賦大獄大役大法權諸
民心參諸公念莫不以拯溺之心肩扛鼎之力公無好以
閭巷爲好公無惡以閭巷爲惡譬諸保姆之於嬰兒其探
求憐護可勝道哉顧是天清日霽景曠神怡獄不察淵賦
不驚雉郵清盜息民懷吏畏一段光天化日景象覺陽和
中有別造也何也真父母在上也先是輯玉留期邑人以
公治行第一當在三銓四匭之列不復撫我邑人矣追而
呼籲送之者連亘百里雪映蜺旌香餘荀座百年來未有
也迨海內諸侯共集闕下公果以治行高天下矣公旣以
卓異留乃以垂橐不悅於當事者公論群爭之不得竟授
秩宗郎秩宗清郎也於公得之不薄然於余邑之人父母

共戴之心竟相左也感而思思而爲之建祠里閭小民之
歡顧不與黜陟相參哉公爲人開朗有度見之行政至平
常至懇惻漢吏傳循良者不少斬以公之政與心總不可
得也假使公爲崩雲墜雪之奇以震壘四履而於鸞鳳鷹
鷂之音不擇金石神明之念不諦烏能得余邑之心若是
又如公名實相酬爵位赫奕勲著掖垣雄班驄馬雖覺名
聲暢而事業輝煌孰與并州小民以意持是非之不足感
而歎歎而思思而鬚眉相貌千年尸祝之創見于余下里
乎公之前有顧公顧公清正廉伉公廉惠開敏余邑之人
並思之顧公名四明號孝泉山東利津人公名弘襟號象
南關西鄆縣人俱進士祠創于天啓三年春日成於天啓
四年春首事者邑紳縉諸生十二里之百姓董其役者則
賜顯中石可現王從先也識之

重修保定府西甕城三聖神祠記 金

今上龍飛之士載予忝撫畿輔三稔矣禾黍屢登災稜不
作固一時大小友僚懍懍奉法之效亦未始非明神默贊
之力也每出西郭過甕城見有三聖神祠棟宇頽圯念欲
新之而未有當也會士民苑一仲等僉謀以重修來告予

嘉其意因捐俸爲闔屬倡凡爲室者三楹翼以抱厦繚以周垣旣華旣飭可妥可侑是不可無記祠創始不知何代而三聖之顛末容或有未盡悉者始臚列之以見非淫祀者比焉中座而鳳目虬髯者爲關聖帝君其忠義彌天壞功德在生民累朝崇祠不可殫述雖家尸戶祝非過也其左右並列者一爲神勇將軍俗稱二郎神姓趙舊隱於青城山隋煬帝知其賢起爲嘉州太守郡內有巨蛟爲害春夏水漲漂沒傷民神大怒率壯士持刃入水有頃其水盡赤神持蛟首奮波而出其患遂息隋末棄官隱不知所終

後蜀人見神於青霧中感其德立廟灌江口唐太宗封以前號厥後封王封真君見於載籍者頗著一爲懸壇元帥神在秦時避世終南山精修至道功成奉上帝旨召爲神霄副帥又授正乙玄壇趙元帥永鎮龍虎山凡除瘟剪祟保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此其大槩也或曰二神之於保郡無與也何祀焉予曰固也祀典所載凡有捍大患禦大災者皆祀之二神之威靈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保郡之人以事關聖之心事之則廿城生聚皆在明神呵護中矣而必曰宜龍虎山灌江口而不宜於

保郡也得無類膠柱刻舟者耶雖然猶有說焉凡我庶邦
有衆苟能心神之心上焉本仁祖義以致君澤民下焉履
忠蹈信以入孝出弟卽無溪毛之薦豆登之饗神猶歆也
反是而背道傷義利已損人其爲蛟與崇也大矣雖肥膖
咸備珪璧具陳神將吐之又何徼福之能爲以其有關風
教也因泚筆爲之記

忠烈祠記

魏裔介

余嘗驅車渡白溝過范陽蕭蕭之水聲猶在耳望郎山秀
峰插天翠色欲滴荆軻田光郭隗諸君子未嘗不流連於

懷若乃元之靜修明之椒山今之鍾元尤爲挺然不羣則
慨然太息曰上谷多君子殆燕南趙北之闕里也乎丙午
秋杪請告歸里丁未春事竣北上至保陽家蓮陸挈予步
行至西郭指點新營祠宇告余曰上谷忠烈祠爲流寇陷
城殉難諸公而作也余詢知正堂之所祀者南面官紳十
四人東壁貢士諸生三十八人西壁武職二十八人東廡
監軍一人西廡義民十九人後堂婦女一百七人可謂詳
矣嗟乎明季當丁酉前猶然全盛之天下李自成張獻忠
初不過饑民逃兵漸成燎原之勢至於不可收拾糜爛中

原窺伺神器向非我

皇清大兵勦除則儼然稱帝矣天爲之乎抑人事所致也
獨是明之養士將三百年高城深池材官騎士不乏乃賊
自入潼關以後所在響應除太原榆林寧武三處孤城血
戰死守外餘皆望風奔潰莫敢稍撓其鋒而上谷彈丸黑
子內無授甲之衆外無犄角之師於都城破後仍登陴固
守力竭城陷文武士大夫男女死之者數千百人皎然之
心華於日月毅然之色堅於松筠豈非節義文章被服在
躬之有素而造次顛沛之弗離者哉天地星精岳氣降生
於世則爲偉人碩士或垂紳正笏繪形麟閣或刎頸刺心
灑血疆場其義一也曩

世祖章皇帝文武聖神帡幪六合深恤殉難之臣不以亾
國見遺介昔在諫垣曾有褒錄幽忠一疏范質公等二十
餘人俱蒙 恩卹載在秩典惜余固陋當日未及以保陽

死難諸公列之褒錄奏牘俾忠魂鬱鬱於九泉也乃今郡
丞常公申詳督學捐俸倡始太守諸公和之吾家蓮陸匍
匍奔走手拮据口卒瘁以成之詎徒爲已死諸人揚其烈
哉凡以廉頑立懦使後世有所興起也其於裨益風化豈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淺鮮哉諸公死於二十年之前是祠建於二十年之後所謂待其人而後行者歟初朔於康熙丙午九月成於丁未四月凡用六百餘金太守楊公朝公三韓人郡丞常公大忠太原人通判范公念祖楚黃人司李衛公運揚韓城人督工鄉紳魏一鰲生員薛立楊鄉耆霍應明等例得附名其餘捐貲好義者勒諸碑陰乃爲之銘

銘曰斗極之下尾箕縕博大爽塏勢蜿蜒上谷易水郡名存山何崩崩波潏潏篤生真儒翊乾坤軒軒霞舉鳳鸞騫孤城後亾死猶欣穿齧透瓜積煩寃高闕巍巍閉九閨不周崩兮空遊魂七族湛兮妻孥燔椒山爲鄰榱桷尊銘雲根兮植高原

重修西下關橋記

高景

上谷爲南北要區凡九省之朝覲訟獄冠蓋往來羽檄交馳商旅貿易望燕京而至止者咸輻輳絡繹於此蓋畿南重地也西郭之南舊有石橋一座瀉水匯流滌洄浩瀚吾曾重修石闌遏水環城自西北兩面而之東復入南流無非爲便民起見迺堪輿家言以爲有益文風迄今人文鵲起朱紫蟬聯則此橋不爲無助甲寅之秋霽雨滂沱石橋

傾圮道路爲河行人望洋而嘆邑侯時公下車之初見民病涉惻焉傷之仰體

撫軍金老公祖及

守巡府諸公祖德意捐俸首倡凡闔郡之薦紳士庶皆鼓舞

樂赴鳩工卜吉將石橋之傾圮者疊石成梁道路之爲河者築堤爲岸經營子來不日告成蕩蕩平平屹然鉅觀前此之望洋而嘆者無不臨河手額頌聲載道衆口成碑矣郡人感其德欲伐石以紀其事時公止之曰此有司之常職也何足以紀余曰固也昔陳堯佐治滑州因河決作堤

滑人名爲陳公堤張琳刺眉州作迎濟堰眉人名爲張公堰房彥謙爲長葛令人被其澤特爲立碑皆感其德而勒之石以志不忘也我公之施德于樊輿者不止一端卽此一端亦其惠愛之所存也行將以題柱之才展濟川之手迴狂瀾砥中流作舟作楫可搦券而卜矣爰從郡人之請而述其大槩如左

重修儒學記

高桂

上谷郡帥二十城清苑其附郭則領袖二十城者從明興故有廟學創建于洪武乙酉更遷于景泰壬申嗣後歷世

三百厥工四修剪荆榛塗丹雘代不乏人而余家先宮保
于永陵肅宗之末年亦曾簪筆而記重修之役至今滄
桑更換風雨飄搖廟宇蒙塵廊廡就圯非朝伊夕矣吏茲
土者雖代不乏人但不過朔望一謁其庭春秋再舉其祭
已耳今

上飛龍之十有三襖邑侯馬公以白眉之良河東起鳳應
臨軒側席之求身言書判四事俱登上選筮仕得清邑

陞見上嘉悅賜御厨酒醴及下車瞻禮先師見其敝狀
低徊流目久之毅然謂諸博士弟子員曰父母斯民教養

不容偏廢卽時值荒歉路_四子午埜稀犢佩室_二黻_一織正

宜一意寧人不忍遽動民興作然弗_二苾_一祀弗修文誰司風
化而今若此閱明年會學使姜公以山左大儒箕裘孔孟

狎主齊盟時按馬恒山過瀉水邑侯集諸生高藻余_二桂_一叔

父也同同人劉夢贛王珂并諸博士弟子員謀所以聿新
者具其事上之學使學使欣然報可勅鳩工邑侯隨進廣
文先生諭韓公國龍訓劉公起鵬_二黠_一畫多寡慨先蠲俸薪
一百三十金爲倡而令二尹王公熙泰與兩廣文協司出
入諏日勸工自殿堂以至櫺戟兩門名宦鄉賢二祠暨明

倫堂啓聖祠儀門宮墻門以外東西兩坊又門以內泮池
一坊罔不盡舉而更新焉工肇于丁酉仲春念九日迄孟
夏念九日落成役皆招募不傷民間一力貲出義助不支
公帑一錢令人入其門升其堂煥然改觀肅然起敬自非
邑侯子跡士民家跡國政烏能有是乎詩曰思樂泮水薄
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公之謂與方今

天子右文

諭宗伯禁城內有弘德殿堪資講習欲籲奉

祀先師而公之有功于孔氏也恪逢其時余桂乃擲管而
祀之非敢曰先宮保之貽謀孫子在百年實以覲主聖臣
賢之遠邁千秋矣侯諱崇詔山右安邑人碑之日順治十
四年之蘭秋也

大悲閣禪院祭田記

郭 棻

宇內佛域禪叢莫不有祭田者何爲而設乎或曰爲僧夫
果爲僧而設也無惑乎披緇者流遂庵而有之非披緇者
流亦攘而有之也乃祭田之謂何且田以祭繫苾芻九華
于是乎取伊蒲鉢衲于是乎出則曰非僧而佛也明矣是
田而爲官家之建置厥有國典爲檀越之蠲施聿爲福基
庵而有者敦典以損福攘而有者蔑制以釀戩非甚恫悍

顧之而慄慄矣披緇者流得是田當無覘斗心守是田當無羸提慮而亦有喜與慮者則非佛與僧爲之而時與人爲之也吾郡城之大悲禪院朔元歷明數百餘歲佛閣僧寮木蠹石爛郡守許公養高毅然鼎而新之誠盛舉也會大銀臺膠州張公若麒復建祭田一區計七十畝在城西四里營太史張公玄錫張公應桂延僧海雲者居之僧卓錫後不爲奄而有之之喜實切攘而有之之慮謀勒石以記乃問言于余余曰僧之不喜而慮也則大有可愾者焉世有不畏禁網之人無不畏鬼神之人卽有不念襪祥之人必無不念惠澤之人茲田而佛田也尚爲侵并之圖是人與佛爭腴潤矣鬼神遂可勿畏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此語大可念也矧是田爲張公之所貽也張公令吾邑有惠政垂廿年所歌聲未歇棠蔭猶存建田于吾郡卽公儼然在也詎有賢父母而貽之物惡子弟遂恬焉以侵并者乎惠澤可忽念乎今僧之不喜而慮也則誠有大可愾焉者矣吾故曰非佛與僧爲之時與人爲之也它日倘有爲壤而有之者幸以余言告若夫奄而有之又誰咎歟

重修大冉橋記

賈爾梅

麗南不一郵有郵曰北大冉瀛海恒陽之孔道也中村而
河跨河而橋河如帶橋如虹也縱五丈廣丈有半高一丈
六尺五寸蓋重葺也問疇葺之曰武舉郭君綦問厥費曰
金錢一百六十萬郭君蠲什之一問所餘曰弗煩縣官弗
假檀越弗走優婆夷優婆塞而張氏爾謙匡郭君所不逮
遠邇鄉人聞而樂爲之蠲問疇任庀材之役疇職既稟之
勞曰王氏正心張氏見龍劉氏光輩而運籌握筭又有王
氏自安李氏璽問石于胡採曰古唐侯國之山麓問經始
以及落成幾何時曰自庚子仲春既望迄孟夏合朔問疇

昌厥議曰太史郭公快菴綦之玉季也問橋所自歟曰在
明成化年間問疇踵而修曰太守嚴公寅所邑宰高公鳳
渚帥鄉之善士耆民而相與以有成也噫嘻橋始於二百
年前多歷年所而僅一修更多歷年所而柱欹矣而梁頽
矣郭公乃慨然爲之葺惡乎其可無記也茲橋當孔道者
也冠蓋輪蹄往來者不絡繹乎當潦積而滔天行李病之
饑南畝者病之亦或有滅頂濡首之凶而歌公無渡河者
見者未嘗不驚且悼也則亦驚之悼之已爾脫帶鑄犀寥
寥無聞窘于力乎迫于時乎窘者窘乎迫者迫乎其非窘

非迫者况也求歎而已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余安敢謂人無仁心乎有之亦其端耳有端而不克與無端同懿矣郭君乍見而仁心生心生而仁言溥歸告其弟近謀諸親串友明遠勸其鄰封接壤捐囊無吝色鳩工無倦色告成無德色殆吉人爲善維日不足者乎余考之縣志大冉河之上流二一自滿城之方順河一自慶都之龍泉河至魏村兩水滙爲一東流至此誠巨津也當春夏之交挑水正漲爲橋樑不易郭公乃不閱月而告竣疑有神助何以故郭公少讀孫吳書出應

武科輒淠雋豪傑士也家僅中人產厥仲太史公亦玉堂清署安得長物是役也邑之素封者不歆任而窶人之子又不克任公在克任不克任之間乃慨然任之脫也澎瀝不若而敗於垂成爲善者其懼矣郭公殫力竭財而從事神之相之固宜然乎以余聞於鄉人曰郭公善行最多歲饑煮粥歲疫施藥施樁歲兵歛四郊之遺骸瘞之獨不喜佛事於戲公真善人也乎孔子曰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以學道言也至若利人濟物如善人者亦何可多觀哉余與太史公爲郊坰之遊過斯橋而稱羨者久之觀橋之

陽有工矻矻焉礪石文許曰將為碑以記之問文將誰屬
 太史公曰是在子矣余夙服郭公之善而又嘉其有懿舉
 也于是忻然而樂為之書

重修清苑縣廳事記

時來敏

縣署廳事者令居以蒞民者也孔子過蒲至其庭庭甚清
 閒知其政不擾未有坐視其庭之圯而高言清閒者昔周
 人作室見于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載籍
 首亦可知所重焉清苑為保定附郭邑地衝事繁軍民雜
 處為令者簿書鞅掌捨琴折腰奔走不暇一切皆因陋就
 簡不止公解也康熙十三年 上因用兵需材遴之六部
 中敏膺特簡來宰茲土正值軍興旁午日辦糗糧芻茭以
 供 王師戴星而出戴星猶不得入歲以為常而升庭布

政匆匆耳既而諸政徐徐就理仰視其庭或如翼覆地或如敝衣隨補隨破究無完期今年且將就圯切念令既不
可無蒞民之所勢必圯而累及百姓思昔人必葺之義乃
有因有造而重修之大庭較舊趾高數寸軒敞高明以肅
觀聽退庭舊無廊今增之以蔽風雨庶簽押時吏胥可抱
牘拱立退庭之西爲書房三楹簿書少暇聊親書史用洗
俗吏之氣縣治東爲少尹少尉另闢一門使各治其事不
相妨擾自春徂夏厥功已成是役也木植則舊太守今陞
肅州道沈公所貽公昔營造之餘也其他市材僦工皆出

不肖俸薪衙役借傭保雜作也自經始以至訖事官之與
民爲市爲役如私家無一擾于民者而垣墉墜茨煥然一
新矣雖然余之爲此寧徒美觀也耶古之君子其將修事
以有功也必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後可
以就吾事則繼之踵此位登此堂者職邑之事如饑嗜食
待邑之民如子俟息皆于此乎視之并祈念余當戎馬控
總之際不惜已財不勞民力竟告成事後凡遇大興作不
得借口勞民斯吾民有幸余亦可以告無罪歟若曰傳舍
也因循已耳而叢刺焉是昔人之栽花種柳皆屬多事而

杜牧之建碧瀾張中之建載酒何關於治而後世稱之且世儘有竅窳其民捆載于家建峻宇雕墻者則余不猶愈也哉是爲記

重修清苑縣廳事記

陳 僖

康熙十三年

皇帝因西南用兵軍書旁午遴六曹中之材能異等者以蒞衝途廬江 時公以第一人膺 特簡宰吾清苑越三年丁巳職修事舉顧廳事弊陋不可居喟然歎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豈謂此耶乃出俸薪鳩工庀材庠

者崇缺者補自春經始徂夏而成觴邑人陳僖而落焉僖曰邇者公費日裁用日增校之當時相倍蓰左支右吾殆不暇及我公不傷民財不勞民力成之何不畏難也公曰余聞之矣古者令長謂之父母民其子邑其家也余以經家之意葺之是以易也子盍爲我記之陳子于是大書特書而爲之記按大庭修如舊抱厦培高二尺五寸後增通廊二楹西構書房三楹凡購大小材三百七十九木磚瓦二萬九千四百丹牒材用銀二十兩凡二千三百五工自經始至落成凡五十四日復綴以言曰嗟乎天下事壞于

因循者多矣因循之弊多起于不子其民而家其邑視官
爲過客署爲傳舍其凋殘傾圯寧獨一廳事之不葺也哉
我公其賢于人遠矣此舉也旣侵牟乾沒有聚納響者所
不肯爲卽魯有開之建華陽亭歐陽修之建聚星堂亦屬
燕集之所地方百里聽事于庭者萬家孰有如我公修此
以觀政乎公誠子其民家其邑不以因循廢事者其賢于
人遠矣雖然有進也前之循吏良法善政因循隕壞久不
可復羣黎百姓亦只以時勢之難咨嗟嘆息而安之茲我
公加意釐剔政通民和百廢俱興又能于艱難偏仄中委
曲經畫不勞不費而廳事以立則吾邑之德于公者厚矣
其可紀者雖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寧僅記其廳事以
告享其成俾繼葺之勿壞耶謹承其命爲記

傳

傅尚書傳

崔

銑

學士

尚書名珪字邦瑞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入翰林正德辛
未爲吏部侍郎宰邃菴方得名于時士皆趨附宰邃善招
援外號秉直陰樹私黨又通餽遺尚書數爭其不公宰邃
弗堪越次晉禮書實遠之耳是時相李與宰邃各相結託

而李公婿爲儀曹郎中往尚書遇郎中厚恣其爲常字而不官呼傅公乃案其廢法數咎責其胥郎中遽遷閑曹避去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徵以諫番僧奏討田百頃爲大慶王下院傅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爲至與尊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優人臧賢被罷能軒輕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事請改牙牌製如群僚印文改方者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卽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盜劉六擾中原勢炎炎熾大監間以侍郎完征之不能滅

乃先行左右賞闈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議可否衆依違不斷傅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功者失士心賊在肺腑孔棘民譁然思亂禍旦夕及宗社吾儕死不償責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者傳旨令傅公致仕予友何中書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語予曰往禮部奏最簡及傅公來特煩於五曹蓋無事不爭爾論曰銑在南封部嘗與羅太常圭峰論內閣臣圭峰曰能割頸者斯稱矣蓋言仗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峰曰求其次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與及後

乃深歎圭峰之智云

孝子田喜傳

劉 因

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于其間其爲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旣壞之後前瞻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物百年於其間其爲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有以全夫此而已矣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

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回視百年之頃一身之微曾何足爲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爲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之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有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爲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死嗚乎可勝哀也哉先人嘗手錄金元貞祐以來致

死于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人爲多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焉而慚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爲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爲之訪講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焉其子道章資高爽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爲詩文以美之雅善予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于易水之上謀所以表夫墓嗚乎予尚忍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爲保之清苑人其仕至佩金符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彥妣喬母兄嘉其所娶

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爲韓孝婦云

邢瘋子傳

郭棻

邢瘋子者邑之賣菜傭也無名字未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面傅粉或塗墨簪草花或歌或罵童穉羣姍侮之不爲意崇禎壬午癸未間行市中口噤喑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迄邑宰尉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闖帥能一一舉其名若者貪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擾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网君父有無真僞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槩醜詆詛咒之鮮

所顧畏且語且泣目眦口涎交下手揮腕人衣觀聽者恒堵立咸嗤曰爲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苦是擔乎是非我不任今朝中宰相闔外將軍誰克任是擔者益嘆喑不休菜嘗不鬻鬻則買酒肉奉其母母兄謂非貧家計也共誚讓之瘋子乃據地大哭襍引王祥孟宗事曰譬解母始釋一日倩人書一緘實封投官府謬云陳地方利害啓之皆指守令不道事官府怒欲扑之左右曰瘋子也不足治僅而獲免甲申流寇破城不見或謂死兵死水又云削髮去爲僧不知所終

史氏曰瘋狂病也朝政之得失將相之賢否守令之撫虐何與賣菜傭事而顧嚙啗不休也耶謂之狂也固宜以余觀于有明之季毀綱裂紀寡廉鮮恥黨私害公群然恬不爲怪正人端士抱憂心持危論者非謂之迂卽詆爲狂咎亦隨之矣噫甲申三月間所云緘默合時宜者竟何如也而邢瘋子之死兵死水寃不知其所在猶幸有此野人之狂也歟

詩

贈寫真田漢卿

別字景延

劉因

君不見濂溪先生畫出太極圖
下筆萬物形神枯又不見
伊洛丈人寫出先天理
鑿破化胎混沌死靈犀一點透
圓光自然造化隨驅使
景延老叟縱橫走聲名不在龍眠後
一代人材老玉關
精英盡入丹青手
五湖三島在胷內
人間物象無遺蹤
閉門九經庫意氣摩青空
手探月窟躡天根
千變萬化愁神工
愧我孩提五鬼窮
高軒未遇感秋蓬
千里窮途步兵哭
賓王逆旅客新豐
幸遇知音相見好
倒寫詞源談未了
閣上麒麟高塚卧
江邊非熊何處老
君王貪夢巫山雲
商霖變作商巖老
惟有英雄少年人
路入雲臺猶未到
珍重先生筆下神
等閒莫寫常人真
願君傳寫聖賢之蘊
經緯天地之文
窮乾坤無形之理
思風雲變化之春
周召二公相左右
藐焉不作塵中人

九月登郡城樓

馮

蘭

侍郎

白雁黃花滿目秋
重陽尋上郡城樓
寒烟籠水溪橋暝
疎柳緣堤暮雨收
雲裡月明天外轉
節中情景坐來幽
百年有幾茱萸會
把酒高歌笑白頭

橫翠樓劇飲

傅珪

尚書

街頭風雨報重陽菊正芳
菲酒正香橫翠客來開晚霽
蓮池月出漾天光塵消西接
青山近霜冷南飛白雁怵此
日放懷君莫訝牛山曾笑淚
沾裳

西察院感懷

溫仁和 學士

保塞風烟接帝州歌聲慷慨
正逢秋千家晚望中山月萬
馬寒嘶易水流蜀客星旌來
日莫元戎小隊出朝陬無端
又作金臺宿須信行程有滯
留

題旌忠祠

石星 工部尚書

盛代孤忠北斗看經過還復
拜衣冠霜飛六月金臺慘風
起千秋易水寒諫草獨明臣
節在死生終藉主恩寬椒漿
欲奠愁迴轍雨血瀟瀟木葉
丹

又

李賁 知縣

直臣未可等閒看骨鯁終能
禍鵠冠諫草肯隨塵土暗忠
魂不作海濤寒九霄夢斷風
雲歇八極神遊天地寬
聖代曠賢多建白讜言誰似
此心丹

又

王國 御史

金臺頻駐馬灑淚憶先生自
仗生前節誰憐死後名凌烟
光壯志偃月昧清評遺恨權
奸誤天王本聖明

遊雞水望郎山有感

王德明 都御史

世事紛紛無可憶等閒兩眼向誰青
幾灣綠水拖新藻一面橫山當翠屏
不得衡門留澗考何妨信日使車停
黃昏忍謝林泉去靜夜閒雲上草亭

觀北郭外蓮

傅珪

何處花開隔岸香柳陰低護小池方
迎風翠蓋欹含露入眼新房巧帶黃
坐久不知身是客興來欲以醉為鄉人
問只此堪消暑誰道蓬壺有許涼

題樊節婦

石瑤 大學士

新恩初表舊門閭磔苦梅酸味有餘
婦孝始知家積善雛成不負祖留書
紅顏易老名終在白壁能完死不如便
向人間傳此曲清風時可激簪裾

宿永寧寺

黃五福 尚書

相逢有道僧再宿無塵境高詠益金聲
空談及泡影問我行路難知我客窗冷
感爾長啓沃令人益加省

過東安趙宋先塋

劉因

五季風烟慘畫靈渠兒有志亦雄哉
累朝禪策皆虛器千古黃袍又厲階
文武漢唐今已盡史編南北更堪哀
荒墳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一品知何處猶遺石麟草半埋

過東安

前人

干戈天亦厭紛紛豪聖千年共幾君
太祖無心亦徒說吾兒有志更誰云
悲歌莫管千秋後王氣應無一品墳
今古區區等如此五陵哀雁入秋雲

過元平章墳

孫

慎

都御史

曾于青史觀遺烈勝國英雄屬使君
草昧將軍勞百戰功成茅土坐平分
形容不注千年藥勲業空留一品墳
更欲淹留詢舊跡淡烟春水只行雲

上谷八景

時來敏

余自甲寅冬簡清苑令清爲畿南衝邑
時值軍興疲于奔命安有餘閒從事筆硯
乎越明年諸梗化者革面政簡民和間於
簿書之暇覽景書懷草成八咏借山水之
僻清案牘之塵非敢追踪元白庶幾學步
邯鄲聊以遣興云爾

市閣凌霄

閣在郡城莊獄之間祠觀音大士其中相
傳金遼時建高可數百尺數十里外遙望

層閣丹碧若霞

實稱雄觀云

高結梵林廠法筵岩巖聳翠幾經年
曲欄掩映疑無地飛

閣紆廻別有天不染菩提雲外出行慈般若市中懸公餘
攬勝憑虛望極目蒼茫與豁然

奎樓應宿

樓在府學泮池東跨城而構亦映司學前
守王公所建秀聳凌空直干奎宿迄今兩
庠科第蟬聯
蓋其應也

時來敏

岑樓聳拔插蒼穹百雉廻環跨郡雄氣撼奎星晃碧落光

聯泮藻漾晴空連雲甲第興多士大筆文章屬鉅公自是

地靈爭獻秀却教人傑出其中

橫翠朝暉

橫翠樓即今叢勝樓元平章
花樓也日華東上紫翠交輝

侯家名勝擅幽州曙色朝看紫翠浮西倩郎峰圍繡障東

連海市結瓊樓日臨仙境五雲集地拱宸居萬象悠官拙

不堪頻眺賞問天無計強搔頭

蓮漪夏艷

漪相傳為古蓮花池前郡丞陳公有記夏
月池荷滿放芳香襲人守公公餘與二三
賓佐泛舟呼酒
足稱清賞焉

一泓瀲灩絕塵埃夾岸亭臺倒影來風動紅粧香細送波

搖錦纜鑑初開宜晴宜雨堪臨賞輕暖輕寒足溯洄宴罷

不知遊上谷幾疑城市有蓬萊

郎峰聳秀

郎山去郡可百里而遙群峰疊巘嵐彩青
葱晚尤可愛自郡西望鬱然翠圍相傳為
燕昭王
求僊處

晴嵐遙望鬱蒼茫
秀色青葱映夕陽
疊巘開屏三輔障
危峰攢劍九秋鋹
應嫌山屐穿雲亂
尤喜藤蘿掛月長
到處神仙皆可學
逢人何必說昭王

鷄水環清

水去郡二十里餘合流一畝泉形若鷄距湧珠萬斛溉田千頃抱郡東流尤澄澈若

鑑云

鷄距泉流遶郡城
滌澗合抱又東傾
湧珠泣學鮫人淚
徹鑑魂消牛渚精
鷺影翩躚雲裏泛
櫓聲欸乃鏡中行
漁歌互答多幽興
且對滄浪濯我纓

東臯春雨

東郊有土若陵呼為東臯地宜園菓圃蔬咸為嘉種春雨一犁綠雲遍野實是沃壤

云

冒雨尋芳問落花
郊行東望盡桑麻
綠陰遍野雲生隴
茸澍流膏煙繞沙
麥舞風前疊翠浪
桃蒸霽後泛紅霞
老農也道春光好
惟願穰穰祝滿家

西刹秋濤

刹建河濱秋月之交泉水匯流煙霏雲歛雨霽晴空驚濤四起水天一色爽氣逼人

足堪清賞云

颯颯秋風林外驕
泉流一帶漲河橋
濤聲相應梵聲近
水色齊連天色遙
荇藻漪漪隨浪湧
蒹葭縹縹逐烟飄
閒來買渡尋僧話
又聽鳴鐘送晚潮

市閣凌霄

梁舟

和韻八首

菩提飛閣麗高天不厭塵氛積歲年欲向銀河傾玉露還
從市井問金鉛五更鐘磬聲悽婉千疊雲山影斷連此日
中原仍戰伐慈航何以示無邊

奎樓應宿

層樓画棟倚穹窿捧日丹梯指顧中花筆連城競夢彩虎
頭接踵兆非熊金臺駿骨傾河朔太乙郡有太乙之山黎光小祝
融奎宿由來纏此地肯教箕尾保陽星分箕尾擅文風

橫翠朝暉

百尺烟光近市浮平章勝跡望中收山蟠大茂來青翠木
帶雷溪送碧秋仰止庾公罇已散遲回王粲賦空留公餘
誰復延參佐琴鶴風清到上頭

蓮漪夏艷

北海張筵荷沼隈風亭月砌水滌洄胭脂過雨霓裳濕玉
鑑停雲翠帶回芳萼詎通仙掌艷笙歌且奏錦帆開江南
江北只如此却憶采蓮人未來

郎峰聳秀

郎峰崩岌聳琳瑯指點羣山控大荒屏影乍開雲散錦陣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圖徐看劍堆霜崖邊藥草時時綠嶺外楓林處處黃亂壑
高原龍虎睡燕昭臺畔窟豺狼

鷄水環清

寒流盤曲擁孤城魚躍鳶飛自適情日煖蘆花烟細細風
牽水荇浪盈盈滄桑不改田疇渥漑濯還堪錦纜行聞道
江湖簔笠好吾將一葦寄生平

東臯春雨

露冕星言駕犢車東臯高處幾人家春風麥浪今何許細
雨蘿蹊興欲奢陌上輕寒初灑道籬邊暗水自穿沙慚余
病拙思田里醉看安仁此際花

西剎秋濤

秋水連天一色遙招提閣外落霞飄有時鐘鼓聞僧偈忽
漫漁簑起洞簫宿霧潛將溟渤雨歸雲如殺廣陵潮牙樁
到處堪潦倒魂斷江帆竟寂寥

市閣凌霄

郭 棻 和韻八首

千尋寶閣法王筵誰構雄觀戰伐年龍象光騰朝日月旃
檀香起薄雲天華幢渺渺塵烟小金鐸玲玲風雨懸爲避
市囂遙極目奎樓相峙兩凝然

奎樓應宿

城頭傑構勢何穹
奎宿光連百雉雄
縹緲總教雲在下
岌
堯不許雁橫空
水從南度名鷄距
山自西來是葛公
風景莫言非勝絕
譙樓指點翠雲中

橫翠朝暉

勝蹟孤懸古秦州
樓名橫翠意非浮
晴連海日樓添翠
雨
逼朝烟翠擁樓
郡國銅壺猶滴滴
將軍絲管已悠悠
香風直起來何處
知自蓮花池上頭

蓮漪夏艷

招攜避暑踏芳埃
曲水銀塘載酒來
綠荇參差波外轉
紅
藻深淺雨中開
錦衣蛺蝶當亭舞
金掌鴛鴦傍岸迴
誰道燕南無勝地
西山兀自有臺萊

郎峰聳秀

雲中山色太微茫
秀拔千尋易水陽
洞有仙杵留局勢
峰
名文筆見毫鋌
淺青似黛丹砂結
濃菴如烟檜栢長
萬壑爭流東赴海
朝宗百谷識從王

鷄水環清

城下珠泉泉外城
激湍凝沫若相傾
穿田鵝柵金沙細
近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水人家石磴精葦野牽麻波上過漁船載網月中行兩三
牖向城隅轉遙見東臯種馬纓

東臯春雨

春郊好雨浴桃花新水無波偃葦麻三起三眠搖柳絮一
聲一點打魚沙烟村漠漠容飛燕濕樹垂垂引倒霞更想
西河僧舍外浪高幾尺沒誰家

西刹秋濤

雨積秋林河伯驕拍天滾滾不容橋龍叅佛座波爭立水
奪僧門徑轉遙魚上岸來蛙鼓迂鸛投邨去酒帘飄保陽

景物看如許暢是松關聽野潮

市閣凌霄

高桂 和韻八首

宕堯高閣梵王筵剝落殘碑不記年檻外烟雲連紫極
前日月動金天颶風萬鐸聲齊震晦夜一燈光自懸曾憶
少時頻眺望重登老眼歎茫然

奎樓應宿

危樓直欲逼蒼穹突兀燕南氣象雄閣上奎光通碧漢簷
前霽色滿長空地靈人傑實鍾此事業文章屬我公北
望帝鄉思左掖迢迢宮闕五雲中

橫翠朝暉

曙色初開滿 帝州東連海氣瑞烟浮落花寂寞元臣第
朝日曛曛橫翠樓夜月寒砧聲緲緲深秋霜角韻悠悠登
臨欲賦恒拋筆雀顥題詩在上頭

蓮漪夏艷

一灣芳沼淨無埃時有清香拂面來黃鳥織烟林外度紅
渠映水鏡中開啣泥燕帶蘋花去驚餌魚牽荇葉洄當此
若能常對酒人生何必羨蓬萊

郎峰聳秀

薄暮西郊望杳茫撐天玉笋掛殘陽画屏有譜難爲翠學
劍無人空列鉞峭壁絕塵丹竈古蒼松穿月碧雲長鸞駢
鶴騎知何在此地真堪作讓王

鷄水環清

如同漢水繞方城雞距西來向海傾風暢烟條飄翠帶波
含晴日浴陽精忘機鷗鳥沙頭集隨意漁翁岸上行每見
穰田思荷插淳于幾度絕冠纓

東臯春雨

風流不種洛陽花幾處春原課藝麻度陌初欣苔滿徑沿

堤仍喜屐沾沙烟沉弱柳藏金縷雨洗天桃泛彩霞乘興
更來何處好青帘高插野人家

西刹秋濤

報道西山秋雨驕滔滔一望水平橋鐘聲夜度隨波遠帆
影朝開逐浪遙星印潭心疑亂動雁飛雲際認雙飄何須
八月錢塘上始向江頭看雪潮

市閣凌霄

陳正 和韻八首

高閣凌空敞梵筵丹題碧瓦憶當年雲開夕影含祇樹氣
接晨星動遠天檻外遙看三輔小簞中側見一燈懸自從
遯跡荒郊後今日登臨倍爽然

奎樓應宿

百雉岌堯逼上穹危樓重壓勢何雄側身霄漢星常近回
首川原眼欲空自有文章搖五岳徐看事業到三公無邊
春色來幽薊萬里雲山一眺中

橫翠朝暉

勝地名城紀保州中橫橫翠翠烟浮居人尚說平章閣扁
額新題叢勝樓露濕銅壺聲點點雲飛画棟色悠悠何年
種有長椿樹夜夜啼烏棲上頭

蓮漪夏艷

煩囂久已厭塵埃今日招尋避暑來
亭倚危欄邀客度花含芳蕊待風開
千條柳色當階合幾箇漁船夾岸洄
况復清香迎爽籟不知何處是蓬萊

郎山聳翠

西郊山色鬱蒼茫載酒曾過易水陽
壁聳青霄屏隱見峰開紫電劍光鋌
嶺頭萸萸應誰采崖畔烟雲與日長
一自尋幽瞻勝跡教人何處憶空王

鷄水環清

潺湲一曲抱孤城勢並江河日夜傾
淘盡丹砂思碧海濯殘白髮憶黃精
風牽水荇深深見筮引漁舸款款行
莫謂臨流多感慨盍將潭影對塵纓

東臯春雨

細雨東郊潤落花田夫攜手話桑麻
高原已足三春澤雞水新添兩岸沙
嫩草和烟滋灌溉長虹弄色隱雲霞
載歌喜雨因誰賜笑指飛鳧入酒家

西剎秋濤

秋老炎塵靜不驕招提雨歇度危橋
泉兼隴注流方劇罇

海苑集卷之十一
到溪頭路未遙碧殿翻從堰上立白毫偏向水中飄何如
杜甫觀江漲謾欲尋波聽晚潮

市閣凌霄

郭 燾 和韻八首

金身丈六敞經筵閣建前朝戰伐年舉手便捫七寶闕到
頭只讓九重天樹間白動鷄泉轉海上青浮日觀懸真是
登臨低萬象西來山色盡蒼然

奎樓應宿

地不嶢嶢樓不穹城頭樓起氣豪雄逼天真覺星辰大望
海翻疑島嶼空分野奎婁原魯宿文章今古屬燕公建樓
建學前人意都在天官輿地中

橫翠朝暉

地跨幽州與薊州千年臺榭翠烟浮半天鴻雁迴霜角五
夜鐘聲下曉樓海湧紅丸看漸上雲移青嶂去何悠殘星
數點城西沒一片朝光画棟頭

蓮漪夏艷

尋幽端爲避炎埃菡萏池邊六月來一綠一紅花葉間三
眠三起柳風開人登亭上冠先脫棹到橋頭舫乍迴只爲
碧洞堪勸酒奚童競去採香萊

郎峰聳秀

西山積雪氣茫茫翠壁峻嶒俯抱陽
罩日松虬垂碧鬣割雲石劒挺青鋌
仙人峰在九華立古丈夫原萬仞長
今昔呼郎真不愧須彌空說大身王

鷄水環清

數里泉流數里城澄潭時見露華傾
風搖菰米皆雲子月映蘆花似水精
天上雲霞波上現沙中鷗鳥畫中行
可憐人對滄浪住猶有塵飛冠上纓

東臯春雨

三月春郊雨濯花東門有水可漚麻
濺濺鶯綴黃金柳的的茵生白玉沙
望去不知天蟬竦行來惟見地雲霞
落紅滿徑誰收拾吹入前村賣酒家

西刹秋濤

雨漲秋河鼉鼉驕刷堤嚙岸欲浮橋
寺如靈隱江相對山似落迦海與遙
數里茫茫官柳暗幾行漠漠水禽飄
望洋來往無行李不比巴兒喜弄潮

市閣凌霄

郭 茨 和韻八首

琳閣峻嶒駕寶筵登高攬勝憶當年
河山指顧雲千里星

斗分明尺五天佛公須彌身乃大市疑蜃海氣長懸遼金
以後滄桑屢百丈凌霄獸屹然

奎樓應宿

樓騰寶燄逼高穹天上文星地上雄六面開窗觀大野千
尋握筆寫長空璧奎秀氣應鍾此桃李春風盡在公數仞
宮墻今得見憑闌真到五雲中

橫翠朝暉

一點青烟罩保州城中傑構與雲浮壺觴昔賞花鋪地鐘
鼓今看旭挂樓紅借扶桑枝上遠翠邀怕麓望中悠額題
叢勝叢何勝攬盡燕南趙北頭

蓮漪夏艷

炎天何處靜無埃偶到臨漪亭上來君子花香水鳥過聖
人酒滿畫船開因逢柳蔭頻披拂爲採蓮房幾泝洄安得
樓臺夾兩岼望瀛真不羨東萊

郎峰聳秀

千仞郎山氣混茫西連華嶽北恒陽諸峰羅列兒孫輩遠
嶂參差劔戟鉉高並五臺爭翠聳暗分獨鹿引霞長画屏
望去塵心豁莫爲尋山美古王

鷄水環清

一泉瀟起玉川城萬斛明珠細細傾近水人家留白小傍
河田洫種青精鯤鮪有穴澄堪數舩艦無帆夜可行聞道
河清侯得兆居人定是請長纓

東臯春雨

青郊爛熳見飛花春雨泠泠細似麻嫩綠依風拂舞燕落
紅浮水過平沙村中布穀啼晴樹海上扶桑暎早霞舉趾
東疇人盡望省耕何日補農家

西刹秋濤

水趁秋聲勢更驕激湍直撼寺門橋香臺人靜聽愈險梵
閣窗虛望不遙峽急欲崩龍尾刷牖懸如瀑浪花飄臨流
無限觀濤興何必錢塘對雪潮

市閣凌霄

王鶴和韻八首

市南金閣列香筵聳翠流丹有歲年雲散玉毫開十地日
搖珠影動三天勾欄近接長川入反宇遙臨杳嶂懸仙令
故饒塵外想憑高吟望轉悠然

奎樓應宿

樓光直欲拂蒼穹勢壓危城百雉雄南指軍門珠散采西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連秘府練橫空幽燕地氣蟠三輔杜灞天文照五公不是
良星花映發驪黃爭見物華中

橫翠朝暉

湯沐曾聞寄此州名園省識綠雲浮應無舞袖廻芳席剩
有歌塵滿画樓暎日丹霞朝燦燦寒烟苦雨夜悠悠誰堪
寂聽官街鼓碓發千年人白頭

蓮漪夏艷

金塘過雨靜纖埃不盡繁香拂檻來相府早知歌管絕美
人猶見鏡奩開采珠拾翠舟容與拍藻奔萍鳥泝洄異代
容光今在眼平泉轉惜沒蒿萊

郎峰聳秀

諸峰嵐翠總茫茫旁古參天隱夕陽九疊橫開屏似錦七
星高倚劍飛鋌雲深白谷風塵遠地接丹丘日月長最是
居人指點處霓旌羽駕識燕王

鷄水環清

一曲滄波遶碧城東流直接海門傾涵天玉氣浮雲子瀉
月珠光蕩水精蓼岸花隨遊展轉楊林烟拂泛舟行仙槎
不道龍津渺未許臨川嘆濯纓

東臯春雨

原上春風綻百花雨中芳色間桑麻村雲暗結連郊樹野
水明開遠岸沙鳥道依微來返照虹橋迢遞隱殘霞共知
天澤深無限社鼓聲高十萬家

西刹秋濤

霜下珠林氣已驕虎溪寒浪湧長橋波心曳練聞雷轉沙
際流雲散錦遙聲度清鐘風自急色分白鷺雪初飄一輪
明月三竿水信有魚龍聽海潮

市閣凌霄

李名世 和韻八首

仙閣崔嵬倚法筵四民歷盡不知年千尋桶道回金界十
色雲華擁洞天僧老杖頭欄影瘦禪鳴林外磬聲懸行人
謾問登臨者極目紅塵自灑然

奎樓應宿

峩峩飛聳入清穹排闥山河面面雄雉堞斜通丹磴遠斗
牛高倚玉樓空登臨賦客懷王粲吟眺詩人憶謝公此是
夔龍雲合地自傷留滞在寰中

橫翠朝暉

層臺飛閣枕名州迥軼輕塵日下浮曙色纔臨搖紫極祥

光欲住掛青樓柳經宿露晴方潤鳥愛清暉歌轉悠墨客
憑高應得句丹霞正鎖碧雲頭

蓮漪夏艷

十里澄潭迥絕埃荷風冉冉襲人來碧搖妃子仙香細紅
散天孫織錦開蜂蝶迷烟時隱見鳧鷖逐水自滌洞望洋
堪駐臨川屐誰道名園盡草萊

郎峰聳秀

郎峰隱隱復茫茫高射晴空掩夕陽絕壁如雲森列戟層
巒切漢豎光鋌蟠根北枕燕臺壯倒影西連漢塞長紫府
程遙通碧落福庭回首憶昭王

鷄水環清

蕩漾金塘遶碧城蓼花風起木蘭傾影涵雪練翻魚浪波
映水壺鑿石精漱玉曾知許耳潔浮家偏愛范舟行此間
若得乘槎興何必滄浪羨濯纓

東臯春雨

紛紛疎雨點桐花桑柘重陰接泉麻溪水欲侵芳草路野
田初濯錦雲沙滿天高柳依青郭大地濃烟鎖翠霞遙憶
蘭亭修禊事年年春色在誰家

西刹秋濤

秋水濤濤勢欲驕一泓千里遶河橋風生白練依城近寺
疊青螺跨海遙泉響常因危石細梵聲豈待曉風飄莫愁
欲濟無舟楫自有津梁渡早潮

寄程中憲

六首

時來敏

樂鄉秋色冷輕裾遙望壺關化日舒松列五龍圍臥閣山
高百谷繞行車琴書政報三年最燕趙歌傳千里餘媿未
班荆酬宿好臨風縹緲寄雙魚

送穆學博之典簿任

臯比傳經已十年木天此去若登仙光分藜閣窺金檢職
近花磚接瑞烟桃李芳華留上谷衣冠聲譽滿幽燕自慚
案牘徒鞅掌相對清班一悵然

贈郭學博之安遠任

十載寒氈生碧蘿新符此日聽鳴珂蕭蕭易水風塵遠縵
縵江城雨露多彭蠡波平消甲冑匡廬雲淨起絃歌鄉關
故里皆鄰邑彩鷁應知次第過

壽于司寇

素仰于門大今逢駟馬車白雲消貫索丹筆益春花判作

南山重樽開北海奢壽民兼壽國佇詔聽宣麻

送友人公車北上

候火接邊城賢書下玉京凌雲爭獻賦破浪快登瀛愧我
思鯤化多君聽鹿鳴 聖朝勤武畧前席問書生

送沈太尊任肅州兵憲

霜飛繡斧入秦州百二河山一望收回首蓮池千里月有
人相對憶南樓

市閣凌霄

八首

于嗣登

飛閣稜層映碧空九衢寶剎古今同雲生殿角晴疑雨風
度爐烟氣貫虹萬億化身傳海外百千歷歲照寰中鐘聲
半夜聞清楚萬井黔愚開慧聰

奎樓應宿

從來華國是文章奎閣高臨在異方一帶杉松籠劔佩兩
行芹藻煥宮墻龍文射斗三台近鵬翼冲霄六月長甲第
蟬聯稱地德英才濟濟翊熙皇

橫翠朝暉

燕山郡邸敞層樓叢勝名標最上頭臺榭迷離恣遠眺人
烟繡錯供彝猶曙光照棟金門曉曦馭臨甍玉露收乘輿

憑欄頻悵望十分春色滿皇州

蓮漪夏艷

泓波蕩漾直城隈碧沼澄然錦帳開翠葢參差風舞鏡紅粧
漱灑雨生杯池臺倒影從雲落岸柳搖光駕浪廻放艇
中流應更好佳城深處有蓬萊

郎峰聳秀

遙睇層巒紫氣生西山雲樹黛眉橫挿天秀色倚星燦遍
地嵐光映日明榭葉蕭蕭瞻雁影楓林隱隱聽猿鳴學仙
原自無多術縹緲烟霞是古瀛

鷄水環清

滌洞一派水東流鷄距泉開據上游綠藻潭中藏睡鴛青
萍鑑裏繫輕舟風吹雨色連城暗波擁菱花出岸浮滿目
稻畦如繡錦百年地利正悠悠

東臯春雨

郡城東望鬱葱葱行遍郊原春露濛樹杪籠烟和草碧溪
痕映霽帶花紅風清陌上桑麻盛雨灑畦邊禾黍豐祈穀
仲春祝有歲熙穰預卜頌天功

西剎秋濤

蕭寺樓臺近郡城
檻前霜落秋濤生
鮮飈飛起魚籠氣
晴雪噴來輦鼓聲
曉聽鐘鳴聞遠渡
近觀萍靜見潮平
禪窗共坐翻經帙
身外浮名總是輕

市閣凌霄

八首

魏一鰲

梵刹何年卓錫開
塵囂市裏湧蓮臺
東瞻瀛海蒼烟起
西望郎峰翠色來
燕國金臺成寂寞
法王寶閣自崔嵬
白雲簇簇無車馬
一任山門長綠苔

奎樓應宿

奎樓餘構尚撐空
太守風流想像中
科第幾家雄勝國
詩書一綫剩殘宮
雕欄推剝生蒼蘚
紋砌荒蕪泣暮蟲
城柵棲鳥猶未散
夕陽依舊噪霞紅

橫翠朝暉

世事滄桑如轉蓬
危樓雄峙古今同
飛甍翠帶西山雨
畫角聲悲午夜風
蔡國殊勲名已沒
雷溪偶賦氣凌空
千年不改朝暉色
閱盡興亡冷眼中

蓮漪夏艷

荷花六月滿橫塘
細葛臨流泛羽觴
雨濺珠璣浮翠葉
風吹簾幙帶清香
憑欄抽韻拾芳蕙
隔岸垂綸釣夕陽
最愛

柳梢遲月上宵深餘興在滄浪

郎峰聳秀

遠望郎山眼欲明今朝攀躋更身輕
天邊削出芙蓉朶雲裏時聞雞犬聲
庵隱險崑訪羽士烟迷古洞覓丹鑰
願言高臥食霞老笑指青松共結盟

鷄水環清

蒼茫一曲隱仙源野曠唯聞鳥雀喧
斧鑿何年開石髓珠璣萬斛湧雲根
稻畦流水秋風咽柳岸人家烟雨昏
當日靜修居欲卜推敲驢背羨花村

東臯春雨

尋芳載酒出城東原隰橫斜小徑通
處處桑麻肥細雨家家婦子餉春風
桔槔聲逐鶯啼滑楊柳烟含杏蕊紅
吾輩盤飧休厭薄農夫枵腹白雲中

西塘早稻

藻西莊畔晚來過溝水流分鷄水河
柳遶幾灣白鷺下稻連千頃綠雲多
行人駐馬風生岸牧豎驅牛雨滿蓑
爲問伊川舊遺趾荒村無處覓烟蘿

奎樓應宿

一首

陳僖

奎樓高應紫微間
文曲流光日往還
北湧寒泉歸易水
西橫峻嶺拱郎山
地圖燕趙登時盡
天路風雲望裏扳
文物自宜推上谷
兩朝忠義照人寰

市閣凌霄

八首

王 駟

燕市朱樓樹杪看
祇園金閣碧雲端
旛開倒影三天曉
鐘散靈風萬井寒
西嶺當窗分疊嶂
南川拂檻送長瀾
下方化出人間世
花滿香城色界寬

奎樓應宿

層樓天半似懸居
十六華星動碧虛
高倚三宮聯象緯
旁隣兩壁列圖書
白榆真傍雕欄種
紫桂還臨玉宇舒
不信更排飛闥望
斗邊龍氣未應除

橫翠朝暉

今鼓樓

橫翠浮空歲月遙
侯家勝跡未全消
名園綠草埋金谷
飛閣青雲敞碧寮
日出先迎滄海照
霞明不散赤城標
華鐘回鼓餘清節
昨夜嚴更破寂寥

蓮漪夏艷

綠樹重陰逐岸迴
紅蕖一勺練塘開
凌波真奪靈妃艷
出水應分謝客才
他日帆檣張錦繡
至今歌吹繞樓臺
野人

坐愛荷風好黃帽青鞋恣往來

郎峰聳秀

西峰不與亂山連白插芙蓉列紫烟壘嶺總浮朝氣上懸
崖疑墮夕陽邊寒通大漠千秋雪晴照中原萬里天憶挽
長蘿凌絕頂褐衣金策倍翛然

鷄水環清

清溪一曲帶雙流東下遙連碧海浮錦浪春生花漾漾金
波秋泛月悠悠雲停白舫臨津市風颺青帘近水樓會着
荷衣乘興去長竿烟雨挂滄洲

東臯春雨

西堰春流漲淺沙東臯雨色度年華綠沉水北千家樹紅
浸原南十里花返照欲開山霧隱殘虹不盡海雲遮田翁
醞酒迎方社坐見汚邪又滿車

西塘早稻

漠漠平田水一方離離秋稻滿廻塘
千畦雨合長川碧五里風連遠岸香
落杵定先霜果熟翻匙應配露葵嘗
年來種秫愁無地好買溪雲作醉鄉

廉將軍廟

王鶴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雕戈北指陣雲深鐵甲南遷旅思侵自合將軍生白髮非
關使者愛黃金三朝恩遇亾臣淚百戰驅馳故國心豈謂
叢臺蕪沒後燕人伏臘到于今

傅家庄

文毅公故居
墓在庄西北

王 鷗

文毅東維去音徽久寂寥荒村傳舊姓老樹記前朝國史
勲名在君恩歲月遙一丘仍賜地秋草日蕭蕭

清苑縣志卷之十二

雜志論

時來敏曰雜志何爲而作也昉于經見于史備考于
各傳而作也曲臺之禮經之雜志也西京之記史之
雜志也瑣言拾遺諸書又各傳之雜志也作邑乘者
何獨不然如紀事封爵諸往蹟難以按部而求則錯
舉其畧而備志之俾觀者如聞開元遺事娓娓恣倦
其庶幾乎作雜志

紀事

漢獻帝初平二年袁紹擊公孫瓚於界橋敗之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晟圍清苑朱滔救之晟退保定州

後唐清泰三年冬十一月關南諸州地陷於契丹

後晉開運二年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陣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

漢隱帝乾祐元年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

宋太祖建隆二年執易定節度使同平章事孫行友削官勒歸私第

乾德三年罷河北諸州鹽禁

開寶三年十一月契丹入定州田欽祚戰却之

太宗興國八年置保州

真宗咸平二年以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

以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

景德元年閏九月契丹隆緒大舉入寇

大中祥符二年辛卯保州增屯田務兵三百人

仁宗天聖八年置義勇保捷軍

保州靈翼軍殺官吏搃城叛命右正言田况度視保州

仍聽便宜行事

保州平詔保州官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為殯斂兵

官被害及戰沒並優賜其家民田遭蹂踐者蠲其租

三司使王拱辰建議悉權河北鹽都轉運使魚周詢以

為不可三司更立權法未下以張方平言手詔罷之

神宗熙寧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司農

寺請立法先行之開封視可行頒於天下民種桑柘毋

得增賦安肅廣信順安軍保州令民即其地植桑榆或

所芻木

欽宗靖康元年詔种師道駐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
金幹离不入寇

二年金陷河北州郡

理宗嘉定六年元主出紫荆關敗金師于五回嶺拔涿易
二州是秋兵分三道命其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爲右
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

十二年元將張柔敗武仙降祁陽曲陽中山等城

寶慶二年元授張柔行軍千戶保州等處都元帥三年元

張柔自滿城徙治保州

景定十二年改順天府爲保定路

元世祖至元二十年詔停燕南河北山東租賦

仁宗延祐二年冬十月以郭貫爲參知政事

順帝至元十八年關先生攻保定路不克遂陷完州二十
年田豐陷保定路遣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田豐至
軍中爲豐所殺

二十一年命孛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從便
屯種

明洪武元年八月下河北諸郡遂定燕都畧保定等路擇

守要害

十二年夏四月免北平田租

十三年十二月列侯諸將屯田北平

二十九年十月以保定隸燕南道

三十三年燕兵攻大同景隆率兵出紫荆關援大同夏

四月保定知府雒僉降燕

秋七月壬寅大同守將都指揮房昭引兵入紫荆關掠

保定下邑駐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

三十五年十一月以北平左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雒

僉爲戶刑部尙書仍掌司府事

守禦都督孟善增修府城

永樂元年三月徙北平行都司於保定

永樂三年春正月免順天永平保定田租二年

十九年夏四月遣禮部右侍郎郭敦給事中陶衍巡行畿

內保定等府州縣考察官吏安撫軍民

宣德三年秋九月令畿內保定等府州縣孳牧馬有當賠

補者宐寬假俟明年秋成後補之

四年秋九月令戶部遣官巡視保定等府州縣督民栽

種桑棗

景泰元年夏四月遣都指揮同知石瑞等領五軍營馬步官軍二萬分往保定等府同各城鎮守官管轄操練成化六年夏四月保定等府民饑流移遣吏部右侍郎葉盛撫安之

七年六月保定等府大水遣戶部侍郎原傑賑恤之

弘治六年令保定等府人丁免養種馬止照地畝焚養

正德六年畿內賊趙燧反伏羌伯總兵毛銳提督軍務兵部侍郎陸完率兵討畿內賊巡撫保定都御史蕭翀下

獄除名

十二月以傅珪爲禮部尙書尋致仕

嘉靖十八年世宗車駕過清苑

二十年夏五月遣太僕寺寺丞王京齋官銀分派保定等府州縣買解大馬

八月令保定等府建設墩堡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陷北京遣其將劉

攻保定同知邵

光祿寺卿張羅彥等率衆固

守至二十四日城陷一時死事者甚衆詳見人物卷中

是年爲我

國朝順治元年夏五月初一日我大清兵逐賊過保定秋毫無犯居人安堵歸心向化

封爵

漢樂巨叔燕將樂毅支庶高帝思毅功封巨叔爲樂鄉侯

劉修靖王子武帝孫元狩間封爲樊輿侯

劉終宣帝封爲樂鄉侯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

軍常從征伐後拜大將軍封樂鄉侯

晉周馥汝南安城人以討陳敏公封永寧伯

宋恒閔畧陽恒道人以破薛道標功封樂鄉縣男

後魏紇羅神元皇帝曾孫道武卽位以援立功封上谷公

鄭道邕開封人以軍功及從西遷功封永寧侯

爾朱度爾朱榮弟莊宗時封樂鄉縣伯

唐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

縣男

明孟善海豐人永樂初以靖難功封保定侯

梁銘汝陽人仁宗即位念其有靖難功封保定伯

陵墓

宋三陵 在郟城西北宋禧祖曰欽陵 順祖曰慶陵翼祖曰安陵

古塚二 一在臧村西 一在侯村東

廉頗墓 在廉梁村

宋將軍劉惟德墓 在百塚村北

御史大夫劉文亨墓 在百塚村南

元親軍總管李仁佑墓 在臨水村有 劉靜修銘

學士郭貫墓 在小激村

叅知政事納懷瑩 在城西七里 有碑記

清苑縣志 卷之十一 陵墓

郎氏墳 在小激村西

明尚書李友直墓 在喇喇地有大學士楊士奇銘

都督田禮墓 在田蒿村有大學士李賢神道碑

布政王哲墓 在大冉西南副使曾鼎銘有宋元時墓并碑碣

都御史韓文墓 在城北二里許大學士李東陽銘

尚書傅珪墓 在傅家庄侍郎馮蘭銘

寺觀

永寧寺 在縣治東南元中統二年修明永樂十八年都督譚廣修

清覺寺 在縣治東元延祐五年創明洪武三十一年知府宋納重修

淨土寺 在縣治西南何都司修

大悲閣 在縣治東北元帥都總管張柔建

崇慶寺 在北關元至正年間建明天順三年重修一在北馬庄明嘉靖五年建

觀音寺 在北宋村唐貞觀年建一在國公營唐大定年建一在夾河村元至正年間建一在新庄

明景泰六年建一在冉河頭村明景泰六年建一在馮家庄明洪武十五年建一在北營明成化年重修一在大庄村明天順年間建一在御城明天順十五年建一在連家庄

明崇禎五年重修一在北宋村明崇禎六年修一在任家新庄一在米陽村一在北鄧村順治五年重修一在樊家庄康熙元年重修一在鄧村康熙十年重修

興善寺

在城東南明洪武元年修

銅佛寺

在縣治西南米都司修

普照寺

在閭庄明弘治九年修

三聖寺

在西臧村元大定三年修

龍巖寺

在營頭村明景泰二年重修

龍泉寺

在孫村明天順三年修一在小車村

元至正
年修

普興寺

在侯村宋政和三年建

佛天寺

在喇喇地明成化丙戌年重修

義濟寺

在大望亭泰和三年建

清明寺

在小望亭元至正年間建

清河寺

在史家庄明正統十年建

壽聖寺

在百家村自北齊建一在溫仁村宋政和五年建

延慶寺

在東間村

青雲寺

在草橋村金永昌年間建

壽寧寺

在臨水村明天順丁丑年建

洪福寺

在中冉村

大定寺

在煖厚村

萬世寺

在東臧村

清涼寺

在常哥庄一在宋村明正統十三年修

敬愛寺

在全昆村唐泰觀三年建元至正十三年重修

承恩寺

在壁陽城唐景福二年建

興華寺

在魏村宋延祐五年建

龍華寺

在西孫村元至正二年建

清它寺

在冉庄村明永樂三年修

崇壽寺

在馬庄村明正統年間建

遊宮寺

在謝上村明宣德甲寅年建

華嚴寺

在陽城村元至正元年建

興教寺

在田家庄明正統丙寅年修一在小

激村唐時建明
天順三年重修

興國寺

在大激村唐時建
明正統年間重修

一在大柳樹村宋紹興年建
一在南蠻營明正統元年修

彌陀寺

一在白城村明隆慶
元年修一在御城村

延壽寺

在田蒿村明正
統乙丑年間建

法王寺

在清涼城宋
元豐七年建

壽明寺

在大車村明
天順元年建

萬佛寺

在祝澤村東唐
龍朔年間建

觀音堂

在祝澤村西唐
開元年間建

保安寺

在張登村明景泰
年間建侍郎馮蘭

壽乘寺

在王盤村明弘治
年間修尚書傅珪

御史宋
璉記

圓覺寺

在路岡村唐
大定二年建

崇興寺

在北和庄村元泰定三年建明
弘治八年重修尚書傅珪記

昊天寺

在大陽村明隆慶二
年重修尚書高耀記

大明寺

在侯村元時建明
嘉靖六年重修

榆林寺

在清堡村明
弘治九年修

寶林寺

在張村明嘉
靖十五年修

靈壽寺

在平陵元中
統年間建

大興寺

在西福村明
正統元年建

安慶寺

在冉庄村元時建
明嘉靖壬戌年修

正覺寺

在白團村唐時建
明成元三年重修

開元寺

在王力社武
安村唐時建

崇增寺

在西關明萬
曆乙未年修

大佛寺

在北大冉村明
萬曆九年重修

安慶寺

在南大冉村明
成化元年修

鎮國寺

在白城村明
萬曆年重修

龍虎寺

在石
橋村

千佛寺

在中
臧村

鎮海寺

在劉家
口村

普恩寺

在齊
賢庄

石佛寺

在謝上村萬曆二十八年重修

準提庵

在北關 國朝康熙四年善人常耀募建 記

十方院

在西南關

聖壽寺

在良寨村明崇禎十年重修

天寧寺

在劉村

永壽寺

在北王力村明隆慶四年重修

喇嘛庵

在縣治東南

玉清觀

在縣治西北元至正二年創明宣德元年重修

九天觀

舊在縣治東北明崇禎年間移於城東上闌之北

惠濟禪院

在白團東唐景福元年建

啓佑禪寺

在御城村

白衣庵

在城隍廟東

舊志論曰寺觀者佛老之宮而僧道者佛老之徒也聖

朝以禮樂治天下私度僧道有禁私剏寺觀有禁而

又屢為沙汰多併叢林其崇正闢邪之意嚴矣而二

氏之教乃盛行而不可息者何以故禍福生死之說

誣之也習老氏之教者不過曰齒落更生髮白返黑

可以長生久視而不死耳不知老聃之髮終白而不

黑何以教人莊子曰老子死而秦失吊之三號而出

今水經及地志俱言蓋屋縣東三十里有老子墓則

生之有死老子固不免矣習佛氏之教者不過曰輪

廻轉生皆緣前世善惡修善之至則涅槃而入於不生不死之地不復輪廻夫生之有死譬則春秋旦暮循環之理世寧有不秋之春不暮之旦無春無秋無旦無暮之時耶又謂佛老清虛冷澹鰥居無室故民之艱于衣食婚娶者往往簪剃而從之按老子書李聃娶妻生子名宗宗生注注生宮宮鉉孫假爲漢膠西王太傅唐高祖太宗乃其裔也故有鉉元皇帝之號佛經亦稱佛未出家時娶妻曰耶輸陀生子曰摩候羅出家十二年歸復與妻子完娶是佛老固有妻而且有子矣今乃去夫婦絕父子滅人道之大倫豈天地生人之意哉故舉世而佛老此大亂之道也韓子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愚端有望于今日

清苑縣志

卷之二



